人海燈

月刊

三卷十二期

廿五，十二，一。

嗚呼！學者不求經，不窮理，動謬聖人之意，爲其說，雖能編連萬世事，亦何益乎？

——契嵩大師語

本刊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　通一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扎，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　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貳角

南詢集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印刷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敬啟者：前承

惠訂人海燈月刊截至　卷　期，已告滿期，茲爲優待舊定戶起見，特贈奉本優待券一張，務請即憑本券滙款續定，以免間斷，此上敬祝

健康

人海燈社敬啓

訂閱本刊優待辦法

一敝刊爲優待舊訂戶起見，特于原訂期滿時，贈給本券，歡迎續定。

二凡憑本券續定本刊全年一份者，只收大洋一元，不通滙者，可以郵票代洋，唯以陽歷三月底爲截止期。

三凡介紹新訂戶五人，憑此券具列介紹人姓名住址者，概贈本刊全年一份，以資鼓勵輾轉宏化熱忱。

四本券原爲優待舊訂戶而發，茲爲優待新讀者起見，凡憑此優待券閱本刊之新訂戶，概與舊訂戶同等優待，但亦以陽歷三月底爲截止期，逾時無效。

五不論新舊訂戶，凡訂閱本刊一份者，概贈本社叢書菩提草或名山遊記一冊，（隨擇一種，即時寄奉）以資紀念。

六凡介紹本刊訂戶五人者，除享受第三條優待辦法外，第五條享受叢書贈品辦法，概與正式訂戶相同。

逕覆者茲寄　元　角　訂閱
本刊　份即希依照下列地點按
下爲盼此致
人海燈月刊社

月　日　具

姓名	住址	願得叢書

介紹人	住址	願得叢書

附言

平時訂閱本刊全年，訂價爲一元，式角此時訂閱，既得減低訂費，又得叢書贈品，機會難得，幸勿失之！

人海燈　第三卷第十二期

目錄

社言
- 叚祺瑞死前之佛教工作　通一
- 論居士大放三寶　通一
- 從這回寺廟登記說起　東初
- 告失學僧青年　戒證

討論
- 我們所需要的刊物　鐘鳴遺作
- 閱歐陽漸居士致陳立夫先生書後的感想　伊陀
- 悟入唯識論（續完）　仁性

研究
- 禪宗之鳥瞰　觀仁
- 藏識境界之探討　笑痴

遊鼎湖山記　何張蓮覺

文藝
- 黃昏的海邊　碧峯
- 一張賬單（續完）　大夢

焦山觝砥石訟案調查記　正持

行脚日記（續完）　通一

海吟集　大庸選

一月佛教　記者

編者的話　編者

段祺瑞死前之佛教工作

通一

段祺瑞跟接着楊永泰死了，他過去的政績，自有別人來替他蓋棺定論，這兒所談的只是他死前的一件佛教工作而已。

本年八月廿三日在中國佛教會在南京毘盧寺招開執監理事聯席會議，當時議決十月廿日在南京招開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因爲中央民訓部曾擬就章程七十條，事先交由全國佛教徒、研究，補充意見，以便在大會中提出討論修正，呈准政府備案施行。這中間絕對禁止居士參加入佛教會活動，似乎有點戳傷了上海居士們的腦門，同時，某主席也感覺到如此辦法將來自己毫無勢力容有塌台危險，於是不惜巨資，拍一長電給在歐州之戴季陶院長，另外，則由所謂上海名流居士疏通段祺瑞，由段祺瑞親筆寫信，派遣專人乘機飛粵面呈某巨公，請翻前案，事情是如願以償了，我們能苛論段祺瑞多事不當嗎？不能！在段祺瑞或是出于護教的熱忱亦未可知，特是不知此事眞象，輕易受人包圍，做出了這事，於佛教前途有損無益爲可惜耳。段公信佛有年，最後出此一舉，在佛教立場上說，上海居士們已陷段公于不義，段公雖死，前此包圍者於心能無愧否？

有人說七十條章程草案太苛事實上行不通，上海居士們以慈悲心故，不得已而出此一舉，那末我要問中國佛教如此之糟，除了澈底整頓之外，是不是靠仗了一班居士就可永久撐持下去？今者段公已死，中佛會第八屆代表大會開幕在即，眼看上海居士又將憐法憐僧似的當選理監事了，段公地下有知，當悔生前之多事也！

十一，六。

論居士大放三寶

通一

最近，我得着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了一班居士在大放三寶，據說，這是義務性質的。大放三寶就是長江流域的放篙口，廣州香港之間的居士們做起來，以正座三人而名之曰放三寶罷了。

在家居士服務社會的方式多得很，非要念經不可，那末，老老實實念經就是了，何必要越分大放三寶呢？這種行爲，是否合乎佛制，這倒是一個問題，不妨提出談談。

香港××佛學社諸居士，都是皈依印光老法師的，印老爲當今佛教中碩果僅存之唯一大德，他所接導的信徒，不問僧俗，都是教人念佛，最討厭人做越分的事，以前，我去××佛學社參觀，看到壁上滿掛居士大放三寶的照片，那時我還作退步想：這是未皈依印老以前的事吧？現在，得了明師，再不會糊塗

亂幹了。豈知這次除了大放三寶以外，我還見到他們披衣拜懺，在絲弦音樂靡雜電炬耀眼的晚上，我疑惑我眼睛出了毛病，要不是還有同行者作証的話。

佛制戒律，在家出家，極爲清楚，比邱作瑜伽法事金剛上師，應爲大罔黎，如不能三業清淨，相應，祇是照本宣揚，尚是罪過無邊，今居士未受比邱戒（或者未受五戒也說不定）竟服比邱服，登法王座，帶毘盧帽，這罪業怎樣消除得了。

寄語省港此類居士，既學佛矣，當從佛言，如不知者，應問導師，如果明知故犯，甘背佛律，啓人輕賤，固無論矣，而將來果報到時，悔亦無及，敢云憐愍，作此忠言。

附言：本文寫好，適某居士來，他說印老法師對此事已來信申斥過，惜乎未生効力。若然，則××佛學社有負明師多矣！

十一，六。

從這回寺廟登記說起

東初

中國的和尚，原是苦惱子，政治舞台爬不上，沒資格。國家待之又不平，故沒出息的和尚在國家方面，也不敢起什麼高型生活的願望，這同莊子所謂鷦鷯巢於深山，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什麼汽車洋房，更不是和尚的夢想。照這樣，和尚的生活，能可憐，縱好，也是熱面易來，非是優待券。

這回寺廟登記、政府似乎看重了和尚，但不能說政府對佛教無用意，然則用意何在？，也許是好感，若在整理佛教，我們希望政府有具體條例頒出，否則，單登記是低能的。要是「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來剝奪廟產，絕和尚的生路，連「一枝」「滿腹」也不許，這未免沒有認清和尚的發源！

佛教發源于印度，夫人而知，和尚發源于何處，未得而聞也？日本耶？俄羅斯耶，非也。板橋先生說得好！僧人徧滿天下，不是西域送來的，即吾中國之父兄子弟，窮而無歸，入而難返者也，削去頭髮便是他，留起頭髮還是我，怒眉瞋目，叱爲異端，而深惡痛絕之，亦覺太過。我覺得板橋先生的話，要算這幾句最體貼人情。可是現代社會上死命認不清和尚是那里人？走到社會上，不問什麼人見到出家人，無意中道聲，「和尚」！意思說不是中國人，故社會人見到出家人喊「和尚」與看見西洋人喊「羊鬼子」用意無別，難道一做了和尚，就不是中國人嗎，豈眞是西域送來，就是西域的，政府也得好好加封爲宣化使，也不得無故施行變象的推殘。要說和尚不忠實罷，這話板橋先生也說過：和尚是佛教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意思說都不忠實。可是教我們却難說了，現代做官的雖然罵和尚，但不能說是總理信徒罵和尚而同于「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然吾不復夢見總理久矣！

告失學僧青年

戒證

我是個已在普通「佛學院」中「打混」過幾年的僧青年，我有我的雖不聰敏，但也不算是太頑固的冷靜頭腦，我覺得我國佛教，像一盤散沙般太糟糕，太沒有辦法！

不談別的，就從僧教育這一途說罷：全國統計，祇不過十餘處佛學院(內容且勿談，)即此僅有的十餘處，假定說：每個僧學院裏容納二十五名學僧，試問八十餘萬的僧伽同袍，能夠有幸運住院讀書的有幾個呢!?

再進一步的探討，各佛學院，因爲均由極少數的大德，勉力所興辦的原故，私人的精神與財力，究竟有限，當然難得有優良的程績表現，并且各佛學院，又無固定階梯，幾乎各佛學院授同一種的課程，如這個院裏講的五蘊百法，而跑到那個院裏，仍然還是個百法五蘊，所以有「一處畢業到處畢業」的口號。

因爲如此，所以看起來佛學院雖不多，不夠支配，可是畢業即失學的僧青年，却到處皆有，(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升學吧？無路可通，因此不是流於經懺一途，去「提燈籠桿子」，幹「鐺鐺鈴」；便回家去「睏小廟兒」，爭點氣的，跑去「住叢林」，然可算都是些十足的半吊子。

以前當我還沒有跑出佛學院大門的時候，總不時恨恨地詛咒教育當局，爲什麼不分起班次來，替我們辦個有系統的美滿學院，以滿足我們求知的慾海，直到現在，我纔像從大夢中驚醒，覺悟到我以往的錯誤！

我深深地覺悟到，少數辦學大德底苦心，我想他們原不曾享受過有系統，有層次的教育，當他們求學的時代，也許不如我們現在，而他們居然從黑沉沉的佛教中，費盡九牛二虎的力氣，創辦所謂「現代僧伽教育」這一點在我們旁觀者看，似乎很屬渺小，這在他們不能不算是偉大的成績表現啊！

吾人除應感謝我們前一輩能夠肯發心創辦僧伽基本教育的少數大德外，還得對自家良心問一問，以往的大德，既曾費盡精力，賜與我們的教育，而我們這班受賜與者，應不應努力向前，更創一比較更進步，更圓滿的教育，以利益未來的同袍呢？

過去的大德，對我們多少總算盡過他們的義務和天職，他們都屬過去的人物，而未來的佛教教育，無疑地就得我們出而護持，我們覺得現有的僧教育太不優良，就必須基于現在，而創造而改良，自居點說：我們就是未來的佛教主人翁，佛教的一切斤兩担兒，就要我們担起來跑！

未來的佛教斤兩担兒，既然是要我們出而擔負，試問失

學的我們，拿什麼東西來作擔負的工具呢？總答應一句，便是：要我們乘這時候，脚踏實地的來努力，來奮鬥，來一往直前的努力奮鬥！

但是話又說回來，我們不都是些失了學的可憐蟲嗎？升學尚日無從，還着什麼來努力奮鬥呢？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我想不能不詳細地加以述明：

在未曾說明吾輩失學者，應如何脚踏實地下工夫問題之先，我們首先要把眼角打開，認識認識現在是個怎麼樣兒的佛教？可不可以給我們再有升學的餘地？吾人把這兩個問題精微地嚴密地加以慢慢思惟以後，就可以知道，現在是個一團糟的佛教，所有的僧教育，都無關基本化的幼稚教育，根本就沒有我們再去升學的可能，那麼我們一班可憐虫的失學者，既然無學可升，老實說：祇有打個倒算盤，不要爲着無學可升，而苦惱，而悲慟，而墮失我們以往所發之志願，我們應替我們自己慶幸，我們畢竟是八十萬僧同袍伽中受過教育「洗禮」的幸福者，一知半解，總算曉得了一點，要知道：佛學院不過是座化城不是究竟的「寶所」，要獲得究竟寶所，惟一的良法，只有仰仗我們一知半解的「加行」，再去精進猛勇的，脚踏實地，下工夫！脚踏實地下工夫的方法，還個人的意思有二：

（一）我們若有二三同學，或五六同道的朋友，在一鄉，相近不遠者，就可以組織一個研究會，想法兒，找個相當的自修場所大家埋下頭來，共同研究，共同討論，如是做去，雖不敢說有怎樣的效果，但我想，總歸會有我們成功之日的。

（二）若無相當處所自修，也無法組織同學會，即使已做了小廟當家，或經懺鬼子，亦應不要以流入流地跟着一班不爭氣的同袍去「打蘇雀」或他種不正當的娛樂，願將這些工夫節省下來，利用冷靜的頭腦，和寶貴時光來，究竟教典，或普通學理，以備將來住持佛教的資糧，有不懂，或疑問處，可把牠有系統地記載起來，寫信請問相識的師長，或問學，再不然用函到海潮音社，或其他佛教雜誌社，請他們給予解答，譬如拜一天懺，賺到幾毫錢，我們就利用此幾毫錢，去購買書籍，像這樣的做法，亦名曰脚踏實地的工夫。

關于脚踏實地下工夫的方法狠多，筆者一時也不能盡說，不過任何一法，總需根據各人環境而有差異，總而言之，所謂：脚踏實地的工夫，歸納起來說，便是：留意抓住現實，不使寶貴時光有所空過！！

廿五，秋寫于海陵光學寺

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十號要目

中國佛教會近事痛言……大醒
德音孔昭之鄒校長教育談……太虛
天寧寺僧被逮與廣州尼庵被封事件感言……法舫
唯識學的輪廓……廣文
論偏執文字與側重義理……化莊
密教的淨土觀……談玄
唯識思想與純密教……神林隆淨著　東初譯
清代佛教之概畧（下）……談玄
中國禪宗歷史之演變……東初
佛說大乘稻竿經講記……太虛大師講　道屏記
義務教育與佛教……佛聲
做人與學佛……茗山
遥維留學團報告書……慈等

我們所需要的刊物

鐘鳴遺作

近年來我國佛教界的同進發心來創辦定期刊物，可謂『踴躍精進，出廣長舌，弘法衛教，重輝佛日』。這是佛教前途極好的現象！你看！什末季刊啦，什末月刊半月刊啦，什末旬刊週刊啦；幾如『雨後春筍』，爭先恐後地出以問世。我們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上，不問他編輯的方法宗旨如何，印刷優美或粗劣；陳義之淺深，文字之暢澀，收效之鴻鮮，我們一例的給以熱烈之同情與讚揚！

現在，講到究竟要什末樣地刊物才爲我們所需要，這就有加以討論之必要了。題目上的『我們』，須先加以界說，以免混雜：『我們』，不是指全體地一般的佛教徒而言；是指認清時代的潮流，認識中國佛教的現狀，明瞭現代東亞各佛教國的大勢和佛法向歐美進展的情況；且曾受過佛化教育的四衆中底青年佛教徒而言。現在請進而討論我們所需要的刊物吧。

年來國內佛教界的刊物，雖然不爲不多；然而，求其內容豐富，印刷精良，生氣勃勃，適合青年佛教徒所需要的，實是『鳳毛麟角』。有些陳義太高，門戶見深。有些專從日本鈔襲一些顯密著作，據爲已有。又有些甚末會刊，滿篇都是『等因奉此』的官樣文章，或者轉載已經刊登的著作。有的刊物，除廣告，往生傳，靈感紀，募緣疏之外，別無著作。一天，友人走到我底禪房里，手裡拿著新近出版的××刊物一面讀一面向我說笑道：『這種刊物，唯有「樂善好施」，擁有數十百萬財產的資本家，才能購讀!?』牠全年二十四期，連郵費也只要幾角洋錢；這話怎講？』我疑惑地問他。『牠平均每期約有三篇募緣啓，向我們讀者要錢；全年等於有七十二個人向讀者化緣。你看，讀者若無數百萬財產，怎能應酬他們？』友人帶着幽默地口吻解答給我聽。總之，這些刊物，都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那末，我們所需要的究竟要甚末樣的刊物呢？我以爲牠底內容欲求豐富充實，生氣勃勃，爲一般青年佛教徒所樂讀；辦刊物的人，應該注意下列數項，才能成功：

(一)注意佛教美術圖像，愛美，爲人之天性。假使一種刊物，他的插圖上，有時事人物，山水風景，名勝古蹟，美術圖像；則讀者欣賞之餘，必感覺極濃厚的興趣。辦佛教刊物，又何嘗不然!?所以，凡佛教名貴的佛菩薩像，法物雕刻，名剎聖蹟，時事法會，高僧大德，應該儘量地刊登此種照片，不但使讀者感覺興趣，且令他欣慰地生出一種景仰嚮往之念！

(二)注意抵禦佛教外侮　現代中國佛教徒中的出家二衆，眞是『可憐蟲』！民元以來，佔奪寺產，驅逐僧尼，種種侮辱，層出不窮；未聞我僧徒群起而團結之，交涉之，作強有

力之抵抗。幾如一盤散沙，不相連屬。大多數僧徒都抱着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袖手旁觀，自私自利的念頭。痳木不仁，無關痛癢。甚或妄引佛陀忍辱布施之旨，以自慰自嘲。或諉之末法，無法挽救。或求天龍八部，降神保護。佛教刊物，既爲佛教徒的喉舌，應該秉佛陀大雄無畏的精神，和『衆醉獨醒』，『匹夫有責』之義，作文字之宣傳，抗外來之侮辱！

(三)注意改善佛教制度　佛教底教理，固然是超時間空間而不爲其所限制或改變的；而佛教底一切制度，却隨區域時代民情風俗，而時在改變，不適其宜。歷史告訴我們：佛教，在印度爲一面目，傳至中國又一面目，由中國傳至日本復易其面目；由印度傳至錫蘭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又一面目；而中國本部底佛教與西藏蒙古青海底佛教，又迥不相同。即其明證。自科學發達，物質文明進步而後，世界的宗教學術文化思想，爲之一變。佛教之居今日，欲不爲其所淘汰，且更進而放着燦爛之光；則應先革新改善其本身的制度，以適時潮。而佛教刊物，實負倡導之責。同志勉之！

(四)注意闡發佛陀教理　三藏教典及古德著作，實爲全部佛教的學理與其精神之所寄。捨此而談佛法，非愚即妄。因爲學佛的程序，必先研究教典，而後眞理始得徹底的認識；然後依其所研習之理，而起實踐的觀行，由觀行而親證眞理，圓滿菩提。即所謂教理行證四級之階段是。餘如文字觀照實相之三般若，信解行證之四級，義亦同此。次第而上，不可躐等；起增上慢，實爲愚妄。我國佛法，近數百年來，義學不興，禪淨熾盛，及至末流，流弊乃彰。經文等於廢紙，教典束之高閣。漆黑一團，妄引不立文字高其價；一無所知，聊依一句彌陀以杜口。以弄機鋒爲務，坐而待死；迷信消極之譏，奪產逐僧之事，因以俱來。故欲挽斯頹風，重輝慧日；闡揚教理，義不容緩。

(五)注意奬勸世人信佛　近年國內佛教刊物上，幾乎沒有這類文字。人之爲善，信仰宗教。雖亦有自動爲之；而經人奬勸者實居多數。奬勸之工具，文字較口頭感人尤深。彼基督徒，年費數百萬金，將奬勸文字，或在雜誌報章上刊登之，或爲傳單標語宣傳之，以希世人信仰其教。佛教刊物，既旨在宏法利生，自應盡力徵求此類文字刊登之。至此種文字，如何着筆，則視執筆者各人之學問思想觀察力及其歷世經驗若何，而定其文字之優劣。要之：或稱述佛法殊勝使其歸向。或詳言人間苦惱令其厭離。示善惡因果以勸之。陳學佛效驗以證之。總期隱惡揚善，奬勵向上。無論其爲軍人爲政客爲士農工商，苟一旦學佛，則其從前罪惡，切勿暴露之；或譏其『英雄末路半爲僧』，『逃禪入佛』：而唯可奬勵稱歎之。阿闍世王，提婆達多，罪大惡極，佛且爲之授記，使其回心。可見『屠刀放下，立地成佛』。吾人儘可效法。

(六)注意維護僧伽教育　出家僧伽，爲住持三寶之一，佛教徒中的中堅份子。佛法之興衰，實視僧伽有無人材而定盛替。我國近數十年來，鮮特出之高僧大德，而佛教以微。復興之道，禁止濫收徒衆，濫傳戒法，雖亦爲治本之法；而倡辦僧教育，尤爲正本清源之方。吾國開辦僧教育，已二十

餘年；進展如何，成績如何，使佛教又增加幾許光榮；『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去年日僧謂中國僧教育，尚在萌芽時期；我聽聞之，慚愧已極！而反對者猶盡力摧殘，喪心病狂，竟至於此，故吾國僧教育，實亟宜提倡維護，使其欣欣向榮。經費之籌措，地址之擇定與分配，教科書之編輯，管理待遇之改善，學級昇學課程等問題，均有待僧教育家之研究與改良。而佛教刊物，自應熱心倡導維護之。

（七）注意提倡佛化文學作品　前文言之，文字之感人，較口頭勸說尤為深切。而文字中能使人可歌可泣刺激最深者，又以詩文，歌曲，戲劇，小說為最。聞世親菩薩，因讀其兄無著大士之攝大乘論，遂回小向大。憨益大師，由閱蓮池大師之竹窗隨筆，乃焚其毀佛文字，發心出家。揚仁山居士，以讀大乘起信論而學佛。而造起信論之馬鳴大士，將佛理寓之於詩歌中；又善彈琴。行化時，一面彈琴歌唱，一面說諸法要，竟使群馬悲鳴，不食不飲，聽其說法。佛化的文字詩歌音樂，感人之深有如此者。所以佛教刊物，亟應刊些有文學價值的佛化文學作品；而我們四衆中的青年佛教徒，尤宜執筆試作，以廣弘大法。

（八）注意佛教重要新聞　近代諸科學家努力發明交通之具者，為欲打破自然的阻碍，藉以彼此往來互通消息，促進人類之進化。而報章通信社雜誌刊物等新聞事業，尤為推進文化之利器。佛教是超國界的；唯其如是，故全世界的佛教，實屬一體而不可分離。故凡各國各地底重要佛法新聞，凡屬佛教徒，均須隨時聞知之。不然，何異人之軀體，麻木不仁，無關痛癢？不過，關於人的新聞，亦宜慎重。設四衆中的同道，平素未其著名，實無學德；忽有大讚大吹的文字寄來，則當斟酌去取刊登之。故凡歌功頌德阿諛拍馬吹牛誇大的人的新聞，可不刊載。

上面八項，不過就刊物底內容，即質的方面略而言之。也就是我們四衆青年佛教徒，或尚未歸依而有幾分信心的青年士女所殷殷期望有這種刊物出現，以應所需。至於我們所需要的刊物，關於牠的外表，即量的方面，也有討論之必要。現在姑將我底意見，寫在下面：

（一）印刷力求精美！　（二）定價力求低廉！

（三）文字力求淺顯！　（四）材料力求豐富！

假使一種刊物，牠的封面裝訂印刷三方面，都精良美麗而藝術化，則讀者底視線最初和這種刊物接觸的時候，即能生出愉快地美感；然後讀文，即文不佳，亦覺有味。不然，內容雖好，而最初視其粗陋之封面等，已生厭離，自不願閱讀其文了。所以，封面必須有圖畫而含有藝術意味。文中字不可太小，行數不可太多，紙質不可太劣；然後才黑字白地，稀疏明顯，不費目力。文前該有目錄索引，文中應用標點符號，空餘白地，除登廣告外，應刊些佛化的時事漫畫，諷刺畫，古德格言，以調濟讀者底精神而增其興趣。裝訂應如東方雜誌，新中華，長方形；書脊上應印書名某卷某期和出版發行者。末後應有版權頁，詳載刊物日期等如海潮音最末版權頁。此就一項約略言之。

笨拙的商人，以劣貨高價為賺錢；而有經濟學知識的

聰明商人，却以『價廉物美』爲發財的秘訣。近年日本大行傾銷政策；雖號稱工業先進之邦的歐美碧眼兒，亦爲之搔首愁眉！此係知道『價廉物美』秘訣的原故。佛教刊物，雖非營業性質；而能辦到『價廉物美』，實亦自利利人。且讀書人，多係窮困者；自古已然，今豈例外？故低價發售，在辦刊物者方面則易於推銷；在讀者方面則易於購讀。一舉兩得，己人俱利；何樂不爲!?國內佛教刊物中，上海佛學半月刊，確已作到『價廉』兩字；至『物美』兩字，則尚希努力！其他有贈書贈刊者，不屬本文範圍，恕不言及！

文字爲人類紀載事物，發表思想，詮顯義理的一種符號。雖亦有精粗繁簡淺深之別；然隨時代之變遷，每易其文體。故凡一種著作，欲求雅俗共賞，婦孺皆知，則莫尚乎時文。不然，居今日而以唐宋文，秦漢文，左傳文體、發表其著作；雖亦有能讀其文者，然而仍不免『不識時務』，『老古董』，『鬼話文學』之譏。我國語言文字，俱不統一；各種方言各異，文字近年又有文言語體之別。我以爲佛教刊物，用文言則應以最新的時文爲尚；用語體則應有文藝的意味。總期淺顯易曉，雅俗共賞；以不太俗爲妙。

山珍海味，美膳盈前；饕餮者遇之，必食欲大興，『狼吞虎嚥』；不然，則大爲掃興。人在青年時期，求知之慾望極大；我們青年佛教徒，豈能例外？何況又有四弘誓願，『法門無量誓願學』以激發之呢？所以佛教底刊物，苟欲應一般地青年佛教徒所需要；則於各方面的材料應力求豐富。否則，何異饑餓之人，而遇酸殘粗劣少許食物，大爲搖首皺眉呢!?至於材料應用何法，才能豐富，則視編者的學問和手腕如何了。我以爲最重要的是打破門戶之見，網羅人材。多聘撰述員和各佛教重要地之通訊記者。然社會上辦刊物報社者，有專門以此爲職業之記者撰員，有薪金稿費，中國佛教的新聞事業，尚未發達；既無專事記者撰員之人，也無薪金稿費。故欲求材料豐富充實，對於記者撰員，必須加以優待；不然，設非傻子，誰肯幹這傻事？雖說佛教徒，應該發菩提心，行法布施，弘教利生。

暑天山居，和二三友人談天逛山之暇，輒着筆兒隨想隨寫；三四天後，居然積成十餘紙。文中雖然文言白話，混成一團；未修詞句；却似乎尚有些許道理。但因觀察能力薄弱，究竟是否可以代表現在中國全體青年佛教徒，對於他們所需要的刊物，作一種建議和期望，或其所要說的話；我愧無『他心通』，不得而知。尚希我所敬愛的佛教青年同志，有以教之！

六，十，寫于南嶽山

佛教月報 一卷五號內容

談空……大醒
請教上海中佛會……昭奇
讀了佛教會章程草案的感想……禪和
讀佛教會章程後……碧峯
佛教會章程遺漏下的兩件事……企甦
答問……慕修
五蘊論略釋……慕
法蘊足論提綱……言
來函（附編者覆函）……錚
編後語……編者

每冊五仙，全年連郵五角並贈學佛入門十二經一冊。
發行所：天津法租界四號路佛經流通處內。

閱歐陽漸居士致陳立夫先生書後的感想

——對於國選總事務所許可佛徒參加國選事——

伊陀

頃閱佛教日報四七六號，載有歐陽漸居士致陳立夫主席書——對於國選總事務所許可佛徒參加國選事——歐居士認爲是違背佛制，佛徒不應爲。這算是竟無居士盡了愛護佛教的好意(?)同時亦是自釋迦佛以後，頭一個盡做了居士護持正教責任的人(?)我們很敬佩！

然而，我們細細玩味該書的措詞，非但醉翁之意不在酒——離護教之心遠甚——且非常蔑視我們僧伽，基本不是站在做居士立場上說的話；似有他意，此種波旬詈口謾罵人的態度。未免喪失了大名鼎鼎的歐陽漸居士的人格了。

這裡我們認爲竟無居士這種態度，太過眼空一切，欺侮我僧伽太甚了。因此寫者不敏，不能再作緘口金人，特將歐居士這封信分爲三大段討論如下：

(一)自佛徒參加國選，佛教則有破壞滅亡之大懼……必不可違此制也。

佛徒參加國選，歐居士認爲有佛教破壞滅亡之懼。這種意識，不是歐居士意欲將未來佛教全盤覆滅以爲快；便是歐居士頭腦太過於「僵化」的錯誤，否則是歐居士老眼「昏花」看不出時代的光明大道在那裡的緣故了。然中央及舉國賢明睿達之士，恐不下於歐居士者衆矣，都能認識此後佛教，如圖發揚光大，以爲救國濟民；及使以後僧尼不再作蠹國病民之消耗份子和廓清一班稗販如來的假佛徒藉故阻撓整僧運動，以好利用來侵略僧伽權利的沽名鈎譽之徒們，而應許可同意僧伽參加國選，今歐居士却認爲是佛教破壞滅亡之大懼，未知具何意識？誠然！僧徒參加國選以後，一班假佛徒實有破壞滅亡之大懼啊！這裡我們說，凡不是眞正擁護佛教與，僧伽好，而專以愚弄僧徒利用佛教的一班僧客假佛徒們，聞着僧徒許可參加國選，其出爲反對是必然之勢的，反之，如果是頭腦清晰眞正擁護佛教發達的居士們，聞中央許可僧徒參預國選，其必極力讚成，及認爲國家與僧徒不應有如過去那種政不問僧，僧不問政的錯誤，必須有調整參預國選之必要的。

總之處在現代世界日益進化的輪齒中；和全球各國政體俱改共和的時候，住持佛教的僧徒，欲謀立足之地；將釋迦救世的大乘佛教教義普宣成爲世界整個的佛教化，對於僧伽方面，不是那些小莖小葉似走出世外而未能出的聲聞衆所能荷其責的了，對於居士方面，那更不是那些腦殼「僵化」去的「老學究」用那種鼠目寸光來充作居士的居士們，所能負佛咐囑護持正教的責任的啊！在此無論從各方面言，佛徒爲與革

佛教，爲利益人群，爲攝化全球，爲正法久住爲適合國家所規定的人權，而出以參加國選，除外道魔王以外，都必讚成擁護說：「現代僧徒參預國選是絕對需要的」，嚴格地說，十方諸佛菩薩聞之亦必俱讚善哉的！唯歐居士以傳統不化的頭腦獨出反對，此誠別俱心腸者矣！

至說：「佛徒參加國選，就是破壞佛制」。我們素聞歐居士是深心內典的人，很敬仰他，後來我們從各方面觀察關於歷來政府的毀寺逐僧，歐居士未敢出一頭角發一言論，以盡居士護教之責。今一聞國選會許可僧尼參加國選，而歐居士突然着急起來反對了，只這一點誠足令我們眞正護持佛教的僧徒們生起莫大的懷疑。

今歐居士以不審一切環境和權宜，僅視佛徒參加國選是違反和破壞佛制，眞使我們明白知道歐居士是隻「紙老虎」了。對佛制尙未加以深心研討，予與圓融消化，單據「僵化」去了的腦殼，和片面膚淺食古不化的理論，站在個人意氣立場上，作無理取鬧的技倆。前曾有人詆居士爲「摭拾經文……」豈是此等之流乎？佛之教誡弟子「不得參與世事」等訓，本是指佛弟子在無事之時，應規守梵行，不可肆出攀緣之意。若夫末季之秋，佛教多故，國家以時代和環境之需求許可僧伽參預國選；僧伽爲謀佛教之發展，與僧事之整飭而出與參預，而居士一併斥責爲「參預世事，違反佛制」豈是通人哉！

歐居士豈未嘗閱過菩薩戒本乎？佛制之最精處，凡有利於法於衆，無不開遮雙容，豈如居士死執一端以自固哉！

且目下中國佛教與僧徒，再不謀與政府通力合作，勢必作印度第二無復有存在之可能。居士豈不聞目下中國自僧制失整後，對於僧伽之蘭若居，頭陀行，已成了怎樣的狀態呢？今僧徒在中國雖謂破例參預國選，其動機實出於維護法衆作挽狂瀾，亦藉此將目下的一切不肖僧徒，應淘汰的淘汰，應整理的整理，因此之故，大乘佛徒認爲參預國選不作違反佛制論。即如居士云：「僧徒居必蘭若，行必頭陀」。今僧徒參加國選亦正是爲鞏固以後僧徒能醒悟自己的本位，更能提高安心於蘭若頭陀諸種行願和動作也。於此更可知僧徒參加國選之重要了。退步說，歐居士果强欲以小乘佛制相繩，然則中央爲欲整理國家與社會之興盛，需要僧徒組立佛教會，登記納費，及助理國家應行諸事業，其違反佛制莫大焉。居士其復何言哉！？

(二)自佛說，在家隨國法　出家隨佛法…再行處決可也。

蓋佛法與國法本是全體一物，出家隨佛法固然不錯，但是時機到來，亦在某種需要原則上，去隨順行一下國法，亦無不可的，反之在家隨國法，有時要來隨順佛法，那是我佛作化有緣更是美善了，又何嘗不能呢？固哉！歐居士竟無先生喲！你今已變成「竟有」了嗎！現代中國僧伽不能擯諸國法之外，故需要隨順隨順一下國法的，不然，目前中國有八十萬以上的僧伽，太不成樣子了。太不使人放進眼珠裡去了。故居士雖說：「僧徒自守佛制，不聞政事初無忤於國法亦無所謂不平等也」。許由之行好得很！不過眞抱歉，目下國家不許人再行許由之行，需要和尙們去問問政事，不參預國選，這樣恐不能如命，請恕罷！

這裡我們來老實告訴歐居士罷，佛法與國法乃與一切法，是貌離而神合的，牠雖然是逍遙於一大清淨法界中，但遇必要可能時，牠需要和國法取同一步驟的，進之牠願欲在一切國土中恆轉無上輪時，牠都能和一切國土中的國法取同一的步驟的哩！何況隨順隨順一個區區的國法而已呢？這一點，請歐居士的眼光大大地放開來罷。

歐居士又咬緊牙關說：「乃一二無知熱中之徒，見欲生染」。這句話虧得歐居士道得出，且歐居士一生的人格，也完全表現在這句話的上面了。這裡我們讓歐居士去成「有知涼中之輩」罷。噫！歐居士果眞有知也耶？特邪見知，我慢知，嫉妒知已耳。至於爲圖整佛教和受時代的需要被許可參加國選是否見欲牛染自有公論這種無聊的話，不值一駁。

歐居士又說：「……弊端一開，必將以平等爲詞，而使出家者奔競鑽營無所不至」。這是歐居士以低能兒的心境，而作杞人之憂罷了，現代是青天白日的現代，「平等爲詞」四個字可以亂用嗎？且現下佛徒參加國選，就是叫做「使出家者奔競鑽營」？噫！歐居士其醒矣！現代的國家社會，只有權利與義務，才許存在，不是如過去「古董」的帝制思想，有所謂「鑽營」的觀念存在也。

至於「服兵役」國家需要佛徒執行，佛徒是國家的一份子，亦是義無容辭。且中佛會對此事，已呈准國府改爲臨時救護隊，居士恐未之聞也？

至於所謂：「佛徒任總統亦無不可」等語。那是居士聞着佛徒被許可參加國選，一時大驚小怪的作祟，忘記了在民治國家內，非有很大功勳的人是無預選權的，故居士有此種的担心事。其實現代佛徒只可惜未有此本領耳，如果有的話，也是很需要這種佛徒去現身担任總統的。觀音菩薩之三十二應身，和佛說應世有菩薩現身爲國王的多至恆河沙數，歐居士豈又未之聞邪？不然何用大驚小怪呢？不過我們這裡有一句附加的話：「佛徒果僥倖，鑽營做了總統，那那些假充佛徒們，可眞要當心哩」！其實僧伽們是佛之嫡系，他着實能夠深體佛之無我大悲容納一切的，請放心罷。

居士又云：「中國近數百年來……佛法不絕如縷，是賴有迹像儀制以相維持……中央有意整頓佛教，必不忍以愛護佛教者，反以破壞佛教云云」。那我們想中央諸當軸們決不會像歐居士錯覺這麼重；像歐居士這種愛人以生，却不爱人以得康健的錯誤的。試問佛徒參加國選後就會將佛的迹像儀制推倒而至於斬根滅迹嗎？這眞是荒謬絕倫的話。

(三)自若僧徒必欲取得選權……內地政教分離是烏可引以爲例也。

歐居士認爲僧徒必欲取得國選權以唯一的妙法。是先飭令返俗而後可。噫！居士此法不妙矣！俗矣！以僧徒返俗而後始取得選權，即不勞歐居士來代想妙法了，三千界有情均知道了。這裡是要以僧徒的資格來參加國選權，才能使得歐居士看着眼巴巴的紅着！若紅得太利了急須醫治，不然，不但看不到自前佛徒的作用，且將會看不到世界上的一切。

歐居士我們這裡再來明白告訴你罷，世界人類是有能使之俱成僧徒的，何謂「僧徒」？清淨和合無碍自在的人生也。

何謂「佛徒」？清淨正智，眞知實見，無上美善，大覺圓滿的人生也。除歐居士以外，一切人類都宜做到僧徒與佛徒那樣偉大的任務的。因這樣國家才是清淨美善的國家，世界才是眞正和平的世界。

又居士既能知蒙藏是政教合一，而內地素來因政教分離，迭生糾紛，此後內地爲光大中國之大乘佛教，以收其攝化人群更大效果，寔亦有政教合一的必要，今雖一時未能做到，獨不可力謀聯合以固國本乎？量小者，竟無居士也！貪瞋痴慢疑嫉妒猜忌等等煩惱充滿歐居士的全身。又不看大局事勢如何！單據那「僵化」去的腦殼出來瞎鬧，歐居士休矣！佛教徒國家已許可參加國選了，奈何!?

至於歐居士誣蔑謂佛徒參預國選，是爲「償世欲」此眞是無理之至，故意侮辱我全體僧伽，中傷我全體佛徒，凡我僧界有爲同志群起而擯之可也！ 二五，八，二八。於深山中

仁性

悟入唯識論（續完）

（六）悟入唯識之狀態

我們既要悟入唯識，悟入唯識之狀態是怎樣呢？我們要知道識體上的相見二性雖然沒有在的義相可得，而我們有情識體生起的時候就能夠相似內六處外六塵二義假相顯現。這一種假相顯現是不能離開識體而有的，既不能離開識體而有，那末，所依的識體尚且沒有義性，能依的假相（即相見二性）更加是沒有實義了，但是佛陀在經論中說十二處的動機是要叫有情斷我執的，何以故呢？因爲六識與內六根外六塵和合的時候，識就隨那個根境而生起，於是眼能見「色」，乃至意識能知「法」，假使我們有情在這個時候（根境識和合時），能夠了知到沒有見者乃至知者的常一主宰之我，則我執從此就能除遣無餘。這樣看來，所以佛說十二處的教法，純粹是假說的。其唯一的目的，是希望有情斷我執的。所以你（外人）以十二處教來難我所說的一切諸法無有實義，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由是外人又復難云：（我們悟入「唯識」是不是唯悟入此似相似見識的差別種類呢？還是更有所悟入呢？因爲要解答外人的這個問難。所以要說悟入「及於種種性」（此種種性就是一個識上見相二分的差別相，這差別相也是依識而有的，所以也是依他起）。所謂悟入「種種性」者，就是在一個識體上，有種種的所取相和能取相，在一個時間分爲二種（見相二分）。這二種相也是不能離開識體而有的。既是不能離開識體而有，那末，識體是無所有，則二種相（能取和所取的種種相）也是無所有的了。以上關于悟入依他起自性的意義已經約畧地說明過了。但是什麼狀態而悟依他起，這

一點，現在正所以要來說一說的。悟入依他起的狀態，用譬喻來說：「就好像在黑暗中有一根繩，（此繩喻依他起），我們誤認他（繩）以爲是一條蛇，（譬喻偏計執）譬如那根繩上蛇非實有，何以呢？因爲在彼繩上本來沒有蛇的緣故」。這一段，就是譬喻的悟入依他起上所有的偏計執不是眞實的。因爲彼依他起上本來沒有偏計所執的緣故。由此就能够空諸所取了。「假使我們了知繩上的蛇體是沒有的，這個時候蛇的錯覺雖然能够滅除，但是繩的錯覺還仍然存在」。這一段，是譬喻的了知依他起上是沒有偏計所執的錯覺雖然能够滅除，但是能取的「唯識」執着還是仍然存在。「假使我們再進一步追求編成此繩的微細品類來分析，這個繩又是虛妄的色香味觸爲其（繩）體相，此四塵（色香味觸）覺爲依彼繩的錯覺就能滅除了」。這一段，就是譬喻的再以構成依他起的微細品類來分析，則此依他又是淸淨圓成實爲其（依他）依止，此圓成實的正覺爲依。彼能取的唯識執着也就能够滅除，（這當於加行位的四如實智位）由能取唯識執着能滅除故，爾時菩薩無分別智就能生起，安住於如眞實性上，這就是悟入依他起的狀態。

（七）悟入唯識性之義利

我們知道一切衆生去做任何世出世間的一切事業，都有一種義利可得的。讀者諸君如其不信，我且拿世間的事實來說吧。比方一個國家辦種種的學校，造就人才，於是國家就得到「列强的義利」。又譬如定法律，行政治，也得到國家人民外部行爲「統一的義利」世間法是如是，出世間法也是不會例外的。何以故呢？比方聞四諦法而修行的人，就得到斷我執，「証人空的義利」！修行六度萬行的菩薩，就得到「大菩提果（即佛果）的義利」。這樣看來，我們一切有情假使能够悟入唯識性的話，也一定有一種義利可得的。悟入唯識性所得的是一種什麼義利呢？悟入唯識性所得的義利，不是世間一般義利可比的。因爲悟入唯識性所要得的義利，第一點是爲要得到緣總法（指一切法）而生的無漏根本智。但是得此無漏根本智的作用，一方面是爲斷除阿賴耶識一切所熏雜染相的種子果。（此即斷種子果），以及爲斷能熏（指一切現行雜染法）阿賴耶識的因（此即斷種子因）。另一方面是爲要增長能証法身的大乘多聞熏習種子，以及爲要証得二轉依果的關係，（轉依即轉捨雜染，轉得淸淨，名爲轉依，或謂轉生死得涅槃，轉煩惱成菩提亦可）而証此根本智的。悟入唯識所要得的第二點義利，是爲要得到緣種種相的後得智的。但是証此後得智的作用，是爲要証得一切諸佛所有的功德法和爲要証得一切智者所有之智（即根本後得二智）的緣故。而証得此後得智的。我們從上面看來，悟入唯識性的「義利」，概括的說一句：「就是爲要得二種聖智」。（即一切聖者所有的根本智和後得智）不過在這里，我們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後得智」對於一切有情阿賴耶識所生的一切因緣幻法，牠（後得智）能如實証見如幻如化，性無倒轉。不像我們一切有情愚迷無知，對於因緣所生的幻法，執爲實有

。因此之故，一切諸佛菩薩教化衆生，都是由後得智觀察到衆生的痛苦而起悲心，乃至因機說教隨類化身都是後得智的功用。不是像根本智單証得諸法平等離言法性的眞理，不能觀差別相的。所以在攝大乘証中有一個頌來分別這兩種智的不同道：「如瘂正受義（義作境解），如非瘂受義」。這兩句頌，上一句是譬喻的根本智，因爲根本智緣境的時候，証諸法的平等理。就好像一個瘂子正在那里領受境界的時候，對於境界的美滿不美滿，好不好，統統說不出來一樣的。下一句是譬喻的後得智。因爲後得智緣境界的時候，見到一切諸法的差別相，就好像一個不瘂的人領受境界的時候，對於境界的美感不美感，可以如量地証出來一般。這樣看來，所以一切諸佛菩薩這二種智都是要具足的。因爲根本智是証個人的離言境界，後得智是証衆生的差別境界，單有根本智不能隨所俗去教化衆生，單有後得智不能証清淨眞如的境界，所以這二智是一切諸佛完全具足的。我們現在要悟入唯識性，也是爲的要得此二種聖智的。今特表之如下：

悟入唯識性之義利〔根本智——有見無相——証眞如理。〕〔後得智——有見有相——見差別相。〕

（八）悟入唯識性之依止。

我們要悟入唯識性的時候，要有四種三摩地（此云等持。就是平等持令心一境）爲四種順決擇分的依止（即增上緣）。換一句話說：「就是作四種「順決擇分」的「增上緣」。所謂順決擇分者，順謂隨順，決謂斷決，擇謂揀擇，意思是說這四種順決擇分是隨順生起出世無漏智的，與無漏智不相違的。所以叫做順決擇分，或謂此四種順決擇分是欣求見道的智而順彼趣故，所以名爲順決擇分——即「煖」，「頂」，「忍」，「世第一法」，在這里，我們應該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四種三摩地作四種順決擇分的依止我們從什麼地方而知道呢？要解決這個答案，應當知道由四種尋思，先於下品無義（即無外境的意思）忍中（初觀外境無所得，故名下品無義忍），有「明得三摩地」，是「煖順決擇分」的依止，所謂下品無義忍中有明得三摩地是煖順決擇分依止者，在成唯識証上解釋道：「依明得定，發下尋思，觀無所取，立爲煖位。謂此位中，創觀所取「名」等（義自性差別）四法，皆自心變，假施設有，實不可得，初獲慧日前行相故，立明得名（名即名「明得定」）。即此所獲道火前相，故亦名「煖」。復由四種尋思，於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決擇分」的依止（即增上緣）。所謂上品無義忍中有明增三摩地是頂順決擇分依止者，在成唯識論上也解釋道：「依「明增定」，發上尋思，觀無所取，立爲「頂位」。謂此位中，重觀所取，名等四法，皆自心變，假施設有，實不可得，明相增盛，故名「明增」。尋思位極，故亦名「頂」。復次，又由四種如實徧智，（即普徧了知一切法的名義自性差別是如實不可得，故名曰如實智），已能悟入唯識於無有外境中已得決定印証。有入眞義（指法無我理）一分三摩地，是諦順忍（慧的名稱）的依止。這種意思，在

成唯識論上也說道「一依印順定，發下如實智，於無所取，決定印持，無能取中，亦順樂忍，既無實境，離能取識，寧有實識。離所取境，所取能取，相待立故。印順忍時，總立爲「忍」。印前順後，立印順名，忍境識空，故亦名「忍」，從此諦順忍(慧的名)的功用無有間斷，唯識想有無間三摩地，是世第一法的依止。這種意思，這在成唯識論上也說道：「依無間定，發上如實智，印二取空(能取二所取，立世第一法。謂前上忍，唯印能取空，今世第一法，二空雙印。從此無間，必入見道，故立無間名，異生法中，此最勝故，名世第一法」。如是「煖」「頂」，依能取識，觀所境空，「下忍」起時，印境空相，「中忍」轉位，於能取識，如境是空，順樂忍可。「上忍」起位，印能取空，「世第一法」，雙印二空，我們從上面看來，應當知道上面的四種三摩地是能引生四加行的，牠(四種三摩地)不會到眞正無分智的地位，不過是無分別智証眞如以前的一個邊緣吧了。今將悟入唯識性之依止，立表如下：

悟入唯識性之依止

(一)明得定—發下尋思，觀無所取，立爲「煖位」。

(二)明增定—發上尋思，觀無所取，立爲「頂位」。

(三)印順定—發下如實智，印所取。順能取。立爲「忍位」

(四)無間定—發上如實智，印二取空，立「世第一法」。

結論

以上所敘述的八點，關于修學唯識的方法和步驟，祇說了一個大概的情形，不曾作微細地闡發和說明，這一點，實在要向讀者諸君道歉的。但是，我所以祇寫一個大概情形，不能夠詳細地敘述者，也有我的幾種困難原因。在這兒不得不向讀者諸君申明一下：第一種困難的原因，是因爲我是一個初研究佛學的一個僧伽，對於法海汪洋的佛經，不曾有長久地多聞熏習。所以我對佛學知識自然是有限極了。因爲佛學知識有限的緣故，所以提起筆來寫到佛學文章的時候，也是自然而然地沒有豐富的材料和高深的探討了。第二種困難的原因，是因爲法相唯識學在佛法中是佔着最高深最有系統的一門佛學，所以研究牠(法相唯識學)也比研究其他的佛學(如法性等)要困難一點。所以我現在所做的這一篇悟入唯識証，以我這一個初聽法相唯識的一個學僧，來寫這一篇修學唯識的文章，力量上當然是不足的。第三種困難的原因，是因爲時間的關係，因爲要寫一篇長的文章。不是在三兩個鐘點之內所能寫成的，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尤其是寫到佛學文章，要參考許多的經論，才能有充實的內容。而我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一方面因爲有許多瑣碎的事情催促着我，使我沒有什麼工夫去多找參考者，一方面又因爲自己的學力膚淺的緣故，縱然找出許多參考書來，自己也沒有十二分的了解和認識，所以想來想去不如乾脆地將自己所有的心得有多少寫多少，這樣倒反而比較妥當些，我們從上面三種原

因看起來，所以我這一篇文章，關于悟入唯識的方法和步驟，祇寫了一個大概了。但是，我雖然對於法相唯識學沒有研究，不能多寫。可是我要希望對於法相唯識學有研究的長者大德和一班青年同志們，由我這一篇文章能够引起他們（指長者等）關于修學唯識觀的方法和步驟，多多地發表一些偉言宏論，並且要希望多多地指教我，那我做這篇文章所得的利益，的確是不可思議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寫于閩院自修室

禪宗之鳥瞰

觀仁

禪宗正名爲佛心宗，以傳佛心印，不立文字，唯相應証，通稱爲禪宗，以禪那爲宗故也；梵語禪那，此云靜慮，由靜安凝念，以窮明心源故。此宗以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主旨。今將其教義畧述之于左：

思維畧要法云：『佛在恒水邊坐禪，有一多聞比丘，自怪無所得而問于佛，佛言：「取恒河水中小石，以君遲水淨洗」。比丘如教。佛問：「恒河水多？君遲水多」？答言：「不可爲喻也」。佛言：「不以指洗，雖多無用也！行者當勤精進，用智定指，洗除心垢，若不如是，不能離法也」』。此即多聞無益，必修觀以除心垢，否則不能離于迷惑之謂也。故禪宗最要之旨，乃爲修觀。其所修之觀，畧有十種，今畧述之于後：

（一）四無量觀法：　四無量觀者：即以慈悲喜捨之四無量心，愛念一切有情，視爲平等，而救濟之觀想也。慈心者：與衆生樂之心也；悲心者：拔衆生苦之心也；喜心者：見衆生離苦得樂，相與共喜之同情心也；捨心者：于一切衆生，無怨親愛憎之差別，一視同仁之謂也。

（二）不淨觀法：　貪瞋痴三者，迷之根本也。衆生由無始以來，所以輪迴流轉于六道中者，良由此三毒之所致！欲斷貪欲，則觀想不淨之可厭！貪欲既斷，則瞋痴亦隨之而去。三毒既除，則三慧乃顯。故修不淨觀以除貪等之迷惑。

（三）白骨觀法：　試觀除去吾身之皮血筋肉，而觀骨與骨相組而成之骨人，既見骨人，則觀想骨人之中，其心生滅相續，似線之穿珠。復觀外人之身，莫不皆然，斯謂之白骨觀法。

（四）觀佛三昧法：　衆生之罪惡，自無始以來，積罪重重，初入禪定時，心必散亂，乃克修觀。觀佛之法：先就佛像，自頂至足，自足至頂，一一觀想：直至開目閉目，常瞭然如見佛像。

（五）生身觀法：　此即由前之觀像，更進而觀想佛之生

時，于鹿野苑中，或靈山會上，或菩提樹下，爲諸大衆，說法時之狀態，心中一一觀想，是爲生身觀法。

（六）治身觀法：　既觀佛之生身已，更進而觀佛之法身，即對佛之十力，四無畏，大慈大悲，無量善業，諸無形之力，而爲觀想者也。

（七）十方諸佛觀法：　先觀東方，廓然明淨，無有山河，唯見一佛，結跏趺坐而說法。一佛化十佛，十佛化百佛，千佛，無數佛，現微妙之相，光光相接。更自東南，而南方，乃至上下方，順次循環觀之，終見十方八面皆佛，聞佛說法，疑網盡消，得無生忍。

（八）觀無量壽佛法：　此觀分利鈍二根而差別其修法。利根者：觀空中大放光明，晃耀于空淨之中，于中得見無量壽佛。鈍根者：觀人額上除去皮肉之赤骨，復觀此骨，一方寸中，變爲純白，潔白如雪。更觀其體，亦復如是。更觀其骨身，成爲琉璃光色，光明遍滿世界，乃于光中，見無量壽佛，如紫金山，西向結跏趺坐。

（九）諸法實相觀法：　一切諸法，皆是因緣所生，畢竟空相，對此空之諸法，雖起種種煩惱，然煩惱非由內生，乃由外緣而起，煩惱亦非由外起，蓋所謂外者，元來空相也。若求諸內外，則所謂煩惱者，不過吾人妄執之迷影而已！精心思惟，了得實相本不生者，名得無生法忍。

（十）法華三昧觀法：　此係以法華經見寶塔品爲觀者。觀想釋尊與多寶如來坐七寶塔中，以十方分身化佛，遍十方國土之中，欲証實法，出其舌相，音聲徧滿十方世界，宣說法華經，唯一大乘法，無二亦無三，所謂無生無滅，畢竟之空相也。

以上之十種觀法，爲修禪者之階梯，逐一深入，觀得諸法之空相，是即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之旨也。坐禪三昧經分爲五門即治貪法門，治瞋門法，治痴法門，治思覺法門，治等分法門也。更進而四念止觀，煖，頂，忍，世第一，法忍，法智，比忍，比智，不淨，慈心，因緣，數息，乃至于生忍，柔順法忍，無生法忍，悟得諸法之實相。所謂諸法之實相者：即「不生不滅，不不生不不滅，非有非無，不受不著，言說悉滅，心行處斷」之謂也。

禪宗之始祖，在我國者，皆稱達磨，然我國之禪宗，始非由于達磨也，羅什三藏固已有之矣，顧畧有差別爾。其所差別者，即羅什法師所傳之禪，乃從教悟入之禪，達磨所傳之禪，乃不立文字之禪，即今之所流行者是也。觀其言曰：

「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人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爲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盡還無緣，何喜之有？得失隨緣，

心無增減。達順風靜，冥順于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眞，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

由上之一段文看來，達磨所傳之禪，其義乃可明矣。今更將坐禪三昧經與高僧傳道生傳之言禪者，引之于左，以証禪宗之教義。并作本文之結。

坐禪三昧經云：『汝于摩訶衍—大乘也，梵語摩訶衍那，此云大乘。—中不能？，但著言聲，摩訶衍中諸法實相，實相不可破，無有作者；若可破可作，此非摩訶衍！如月初生，一日二日，其生時甚微細，有明眼人能見，指示不見者，此不見人但視其指而迷于月！明者語言：痴人何以但視我指？指爲月緣，指非彼月。汝亦如是：言音非實相，但假言表實理，汝更著言聲，闇于實相。』

高僧傳道生傳云：『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覺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

此即禪宗不立文字，但以心傳心，俾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之旨也。

二五，十，一六。于進岩。

藏識境界之探討

笑痴

緒言

生是茫茫然而來，死是渺渺然而去，既生何必又死，既死爲何又生？這死生的啞謎，在一般哲學上還未能獲得圓滿的解答。今日研究物理科學的人說：人們的生死，不過是物質變化的作用；就同草木四季榮枯一樣，並不含有什麼特別的意義。這樣說來，生死是無價值可研究的了。依佛法的見地來說，人們的生死問題，是一種識變因果的關係，因爲，人們由無始以來所造作的一切善惡業的種子藏在第八阿賴耶識中，不失不壞，將來這些種子成熟的時候，使一切有情於生死道中感受三界苦樂不同的果報：或在天上，或在人中，或在傍生，或在餓鬼，長夜馳騁，長時流轉，這樣，生死的問題，並非如物理學家說是無意義的。若衆生覺得這駑胎馬腹投生入死的人生太苦了，不妨修習廣大智慧，把這染污的阿賴耶識，熏成淳善淨白的大圓鏡智。換句話說：可以修習清淨梵行——六度四攝攝等——離煩惱的此岸，度生死的愛河，寂然不動止於至善的菩提妙果。啊！阿賴耶識在染污苦惱的人生中與寂靜妙離的佛果上固然有相當特殊的作用，即使宇宙萬有事事物物的現象亦皆以賴耶「識變因果」的定律而幻起的。阿毗達磨經云：「無始時來界，一切法等依，由此

有諸趣，及涅槃証得。」我們讀了這首偈頌，便知道藏識境界的殊勝，和它的功能的偉大了。

一藏識的異名及其相應心所

我們要探討藏識境界，不可不知道它的異名及其相應之心所。藏識的體性本來只是一個，因它功能差別和所經過的地位而安立多種名稱。今就我所知道的列舉于下：

一阿賴耶識：譯云藏識，含有能藏所藏機藏三義。二阿陀那識：華言執持，以能執持根身器界種子故。三現行識：由此識爲因，而能現生一切諸法故。四心：心者集起義，集諸種子起現行故。五子種識：此識能藏一切有無漏種子，能生一切雜染清淨法故。六所知依：所知者，即雜染清淨法是，此識爲雜染清淨諸法所依處故。七無垢識：又名白淨識，此就佛果位上立名，蓋此識能依後，爲清淨無漏功德之所依此故。八異熟識：異熟即果報，此識爲三界善趣中總報主故。九窮生死蘊：藏識行相甚深微細，非二乘智所行境界，佛爲彼等密意說言窮生死蘊，蓋一切心法一切色法有時連續，有時間斷，本識體性及所藏染淨種子無有斷絕故。

阿賴耶識是有漏界中感受善惡業果的總報主，同時牠也會搖身一變而爲覺性海中的救世王，所以牠的體性非善非惡，以非善故，不與善十一心所相應，以非惡故，不與大小煩惱等諸心所相應，唯與五徧行(觸，作，意，受，想，思)一切時一切處相隨相轉。八識規矩頌云：「性爲無覆五徧行」，即是頌的藏識的體性及其所相應的心所。

二藏識的三相

藏識境界，雖然像大海一樣的深而且廣，難測難思，可是，我覺得從三方面去研究，也不難知其一二的，一自相，二果相，三因果。我們能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認識了這三種相，藏識的境界也自然就知道了。

(一)自相——自相即是阿賴耶識的自體相。梵語阿賴耶，華言藏，含有能藏所藏我愛執藏三義。能藏：言能含藏世出世間一切染淨諸法種子，使不散失，遇緣即現。所藏：此識隨六識所造善惡業引生三界受報，爲業力之所藏。我愛執藏：賴耶的見分，爲見痴愛慢四煩惱所相應的第七末那念念執取以爲我故。如是，是名藏識之自相也。

(二)果相——藏識從無始以來受前七識的熏習，所熏成的一切雜染種子，由它持令不失，招感三界中的異熟果，是名藏識的果相。攝大乘論云：「此中安立阿賴耶識果相者，謂即依彼雜染品法，無始時來，所有熏習阿賴耶識，相續而生。」異熟果就是藏識的果相，我們是知道了，但，異熟二字又是怎樣解釋呢？略有三義：一變易而熟：就是要因性發生變易的狀態，然後果性才成熟。反之，若因性未曾變易，那果性終不能成熟的。二異時而熟：就是因相和果相不同時而有，換言之：因相存在的時候，果相不會成熟，果相表露的時候，因相必已謝滅。如過去的因，成現在的果，現在

的因，成未來的果，因果果因，必須異時方能成熟。三異類而熟：就是果性和因性不是同一類的性質，如前六識所造的善惡業因，藏在八識田中，將來所感的却是無記性果。

三因相——社會學家說：宇宙千差萬別的事物，都由千差萬別的可能性而生起的，要知道這可能性即是藏識的因相，因爲八識唯一的功能在執持諸法種子，爲生起諸法現行的因，若無賴耶收藏種子，那裡會有現前的一切色相。故八識是生起一切色法現象的可能性——因性。

三藏識與轉識互爲因果相

凡是研究過幾天佛學的人，都知道藏識與轉識——前七識——的關係十分密切，如楞伽經云：「境界風吹，起諸識浪……因所作相，非一非異，業與生相，相繫深縛。」詳言之，謂若無藏識持種子，則不能生前七現行；若無前七現行，則不能熏第八所持種子，如是第八爲所熏果，前七就爲能熏因，第八爲能生因，前七就爲所生果。它倆——藏識能識——是不即不離非一非異的。譬如泥團與微塵，若異，泥團應微塵集合而成，若一，泥團與微塵應無分別，藏識與能識互爲因果的道理也是這樣。

四藏識深細相及其他

藏識行相，甚深最甚深，微細最微細，不是普通的衆生及二乘智者所行的境界，發菩提心的登地菩薩，方能了知其一分，唯佛與佛乃能究竟窮了。契經告訴我們說：「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聖者我開示」。又云：「藏識行相微細，唯除諸佛及住地菩薩，其餘一切二乘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唯有修行如實行者，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善達句義，無邊佛所廣集善根，不妄分別自心所見，能知之耳。」爲無明愛業所覆沉淪在生死大海中的苦惱的我們，無法知道藏識的境界，這也是沾該的。

藏識的殊勝境界和牠偉大的功能，以上略略的說過了，現在要說明我們該以何種方法才能夠証知道藏識的親相分？不消說，這當然非修清淨觀行不可。言觀行者，略有三種：一無影像相觀，二諸佛顯持相觀，三自証聖智所趣相觀。至于這三觀怎樣的解釋，楞伽經上說得很明白，現在把牠抄來，也無庸我多費筆墨。「無影像相觀者，謂由習慣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諸佛顯持相觀者謂由諸佛自本願力所加持故而得生起有証聖智所趣相觀者，謂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當知此三種觀，即唯識觀是也。

結論

我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對于唯識法相向來很少研究，就是關于唯識法相的書籍，從來也少機會讀過，現在拚老命的以九牛二虎的力氣完成這篇稿子，自已看來，也覺到不過說人家所說過的話，未能將藏識境界開發無遺，望海內方家，明以教我！

遊鼎湖山記

何張蓮覺

鼎湖爲嶺南名勝之冠，不遊該山，歷三十餘年矣，鳳嶺之疏鐘，龍潭之飛瀑，每閉目凝想，猶依稀心海間；屢思蠟屐重遊，而咫尺天涯，卒無由遂，其眞俗慮羈人耶？殆發心之不勇耳。想念間，定議重遊，即電詢港梧公司船期，云午後四時，適有輪啓行，於是匆遽收拾，一行五人，及時往焉。船名大興，爲吾家上年新購者，房位頗清潔，以運輸軍械之故，提前開駛，乘客特少，買辦黃君，招待周至，爲具素齋，時値四月清和，波恬浪靜，爽氣襲人，煩襟蕩滌，胸懷爲之一暢，翌晨八時許，至三水縣，轉乘小輪，往羅隱涌，直抵鼎湖下院，午飯畢，即乘筍輿上山，路道新闢，寬曠平坦，兩旁叢植林木，清溪環繞，流水潺潺，甚快人意，約三里許度一橋，澗流奔競，有古樹一株，枝葉扶疏，屈曲有致，可蔭千人。其側新建一長亭。未竣工，額擬挹光，爲葉公譽甫題書，旁有碑勒序文，則比丘巽海撰也，錄誌之：『百城烟水，未臨華藏門前，十里松風，尚滯祇桓路上，衆生力弱，寶所程遙，諸御從權，化城示現，若解惟光與壽，萬法皆融，試教挹彼注茲，一超直入，理如是也，事亦宜然。夫鼎湖山者，宗律名山，天南佛國，皈依者十方咸集，朝參者千里偕來，撥草瞻風，間道不辭跋涉，祈寒暑雨，行路或感艱難，不有居停，曷任委頓？有比丘尼俊修者，與諸上善人，結緣蓮社，皈依湖峯，歲必一登，勤修佛事，歷逾二紀，罔懈初心；每從羅隱登舟，水鉢與雲瓶並負，遙望鼎湖天際，雨師或風伯階來，欲避無從，歷嘗諸苦；於是發心廣募，小築新亭。是亭也，前臨湛水，最宜靜滌根塵，後繞貞松，頓令豁消煩惱，圓音遙聽，淨界初臨，願行道者放下諸緣，身心並放，恭學者超然向上，凡聖同超，是則俊修比丘尼之宏願，爲不唐捐，而永壽大師之董成，爲不廢事，諸上善人之佈施，爲不虛消矣，勒茲貞珉，以詔來者。』柱有聯云：『大路一條，到此齊心向上。好山四面，歸來另眼相看。』爲葉玉甫撰書。亭下清潭，水瑩潔，可鑑毛髮，牯牛數頭，泅泳其中，水草豐饒，博碩肥特，與人少憩即行，縱覽四周，山勢重繞遍植小松，田間亦多木苗，蓋農林之試驗場也。再里許，遂至山麓，兩面峯巒忽合，宛成曲巷，高不見頂，峭拔壁立，林木叢生，莫覩天日，澗流淙淙，則不啻五音之競奏也，渡過寒翠香界兩橋，漸覺闢豁，澗寬而水流益急，旁建一亭，顏曰憩庵，遊人來此，咸止息其間，濃蔭蔽日，環翠浮空，異常清爽，洞天福地，非復人間世矣。寺在山半，距地約數十丈，勢極險峻，循石磴盤旋上面，歷數百級，如

凌空際，中多古樹，蔦羅蔓附，直上者類虬龍，下垂者類纓絡，與夫逕至補山亭憩焉，額曰律宗名山，地稍平廣，再躡數十級，即爲慶雲寺，寺爲明雲栖門下栖壑禪師開山，住僧侶二百餘，無有恒產，香火佛事極盛，粵中各大剎，均遭摧毀，唯此若魯靈光，巍然獨存，謂非山靈之呵護歟？寺宇鱗櫛，密若市廛，惜無重樓傑閣，如此名山，未免遜色矣，入寺禮佛已，至見山堂下榻，次日晨畢餐，遊飛水巖，巖在寺之左，循補山亭而下，東行多巖崖，字跡奇古，人蹤罕見，唯聞水聲與松風相唱和而已。峯廻路轉，有亭翼然，顏曰小歇，巖石鑿二大字曰琴韻，蓋下臨萬仞深谷，潭水下注，經此，聲響淙淙然也。再前數十武，山半削壁，如銀河倒懸，中有石觝觸，水遂分流，激散若珠簾，下注池內，勢若萬馬奔騰，江潮怒起，極洶湧澎湃之態，池方廣可十數丈，清澈見底，旁有更衣處二，供遊人游泳而設，池水溢，即飛奔谷底，洵宇宙之奇觀也，步行足繭，因乘輿回寺，信宿下山，趁輪赴肇慶回港。

黃昏的海邊

碧峯

不知從什麼時候多愁善感的曼那師突然又變態了，同時也就沉默寡言，他屢次想抑制自己悲思的泛溢，牠便愈加澎湃奔騰，愈想忘掉悒鬱的襲擊，牠便愈加攻上心坎。院落裏秋風吹着枯葉沙沙的哀聲，和斷續一兩聲寒鴉的悽哀鳴，都作成他感傷的意境。

他悲愁到極點的時候，坐臥不安，想到外面走一走，晚飯後，便悄悄地自己一個人，走出學院，跑到海邊。這時候對着他的，只有慘淡微弱的夕陽，漸漸向山脚沉落，金黃色的紅霞蕩漾着，浸映在碧綠的海波裏。一縷薄烟拖在水面上，直拖到玉河橋岸，便慢慢地在空間消散了，橋上往來熙攘的人們，各自載着不同的使命，忘碌奔馳，離橋不遠突出海面的萬善殿，高聳而莊嚴，在帝制時代，這殿曾有過光榮之歷史，而今只是野藤滿壁，紅磚碌瓦早已黯淡凋零，幾尊佛像，被塵土封鎖得緊緊的，這是何等冷寂蕭索啊！海之東角，那翼然的太和武英文華三殿，和屹立的牌樓，魚鱗式的黃瓦，只不過表示當時帝王的殘暴與淫威，以及用强力侵凌人民的血汗而已。牠只能使人們震驚建築形式的宏壯，只能使人們感到沉重的帝制氣壓，却引不起人們光明的愉快！

曼那師置身在這樣景況下，便覺得自己是漂飄渺在這遼廓的世界上太可憐了，過去種種的事情，一時湧現在他眼光，恍惚閃爍，想到了這許多可以流淚的事情沒中用的後悔往往像游魚追逐水面上落花一樣？便跟着上來，可是，牠總感覺得那是過程中的遺憾，永遠不能使他健忘，那些可怕遺憾會在他腦海裏一幕一幕地表演着，明明他知道已往之

事，是生活史上一個深刻的創痕，然而因爲深刻的原故，無論怎樣牠總會自然爬上心頭上來。

他很清清楚楚想起兩年前，失學失業，被家庭擯棄，被社會不齒，被人們汚衊，好像他是沒有國籍的人一樣，奔走江湖，殆風宿雨，灰色的人類是沒有一個能够同情他憐憫他，因此就覺得這世界是殘忍的，無情的世界，是充滿了血腥與罪惡，所以他生活在這裡面是很危險，而且處處有着引誘意志薄弱青年的岐路，在這岐路上不知犧牲了多少可愛的青年，都給這「萬惡淵藪」的界世吞噬，做了它熱氣騰騰的祭品。

兩年前曼那師已將人生看成灰色，想決計離開這五濁世界，皈依一個宗教來安慰自己的精神，恢復生存的勇氣，但他雖愛可蘭經的偉大。却怕謨罕默德右手執着的刀，愛基督教博愛的精神，却嫌牠教義膚淺，他想只有圓滿的佛教，纔能使他信仰，他曾記得比利時有個最著名的學者普勝說：「佛教是超人世的修養法」，於是曼那師心理充滿了喜悅，皈依佛教，在落髮那天，他是如何高興快樂，好像已從冷酷人寰中逃到另一個境地，他跪在佛陀面前，瞻禮塑像，覺得佛陀那無盡的慈祥，無窮的悲心，像父親對於兒女一樣的，不覺藹然生起敬仰之心，當時曼師忘記了從前的悲苦，忘記了從前的創傷，忘記了從前的罪惡，像重新獲得一個生命，換了一個新人格。

光陰過得如金梭之飛掠，如銀箭之疾逝，向慢慢時間的大海，不斷地前進，憎變境遷，他對於現在佛教之萎靡，僧伽之渙散，外攻內雜，一天糟甚一天，實在不能坐以待斃了，想決計奮勇起來，從事護教工作，以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以回教徒的團結英勇，建築佛教的新基礎，使佛教成爲大衆化與世界化，曼那師想到這里忽然躊躇起來，眼看着這些不死不活的僧伽，不景氣的佛教，「千瘡百孔」，不知從何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產生鉅大的效果，若要不努力嗎？目前這副頹廢病態的現狀，是如何也令他十二分地痛心啊！

曼那師越想越氣，血管裏的血，翻騰迸沸，渾身顫抖，再也不能抑制自己，頓時想縱身躍入水中自殺，或者這一死還可以激動別人，他下了決心後，便從櫻花樹下站立起來，呆呆地希望脚下澎湃的海水，忽然耳畔似乎有人對他說話：「自殺是懦夫。前途有的是光明成功，只要自己去努力」。這聲音彷彿響在空中，將一刹那死與生戰爭的曼那師猛然驚悟，把頭抬起，海風駘然，萬盞登光，充滿了愛與眞理，他默默念着「自殺是懦夫，前途有的光明成功。只要自己去努力」！他又慢慢地踱着迂緩的步子走回來了。二五，秋，北平。

一張賬單（續完）

大夢

我到東省之初，覩市面之蕭條，觀人類之蠻橫，眞了不得，大概信佛者十分之一，誹謗者十之三四，中等者打个對折。東省的佛教徒——僧伽——不算興盛，再視察出家人的生活，也是很艱難，小廟上，差不多都是自家去種田，或者由地戶經管，或者有房子賃出喫租，……都是勉强的過日子，至於富裕的

小廟子也有，那眞狠少了。我在東省一共住了十五個月，所以東省的風俗，我也明白其大概，可惜愚鈍的我，拿起筆來，眞寫不出，這也無有良策可想。說起他們每日喫的飯，就是我們每日喂雞喂鴨子的整個「高粱」，還有窓戶紙糊在外面，小孩子懸在樑杈上，不論大小老少相沿成風的，四個人都沒有後腦勺子，種種的新鮮事，不勝枚舉。較之他省，眞有壤霄之別，差不多他省去的不服水土，比較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還尤甚，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說，他們喫石頭子嗎？不是的，他們所食的是整個高粱，不會破開的，若是破開就不會喫，或者有外省好多事的人告訴他們軋成麵，他們還恥笑你不懂人情呢？尤其是，到了三冬時代，天氣特別加冷，就是在院中出入往來片刻的時間就凍的縮頭縮腦，若是十二月間，出門走十幾里路，臉皮就能凍掉一層，耳朵凍的觸物便掉，脚凍的就能成瘡，天氣冷的實不堪言，所以他們這時候，就家家戶戶閉門而不出，老老少少都團圓在一塊，蹲在那熱坑頭上，拿起那十五六斤的棉花被條，圍在身上，慢慢的等這冬天過去，到了明年三四月間，個個就又活潑起來了。所以那種地方，我們那能够去享好福呢？在他們看起來，喫那老硬的高粱米子，蹲在那熱坑頭上，享自在福，自是天堂佳境了，然而在我們心想中，却又與他們大相逕庭了。那高粱米子，我們喫下去，眞像喫石頭子一般，喫在肚內，三天才能化去，弄得你坐不穩，睡不安，一日三頓飯，都是這個，就如同南地整年喫粟粳一點不擡，在他們喫這飯，就如赴筵一般，若是三天不喫這飯，便得腹痛症，眞把我們活活的氣死。再談到天氣之冷，壓倒一切，我聽說北冰洋的人，個個都住在那冰房子裡面，時常的出危險，以我的管見看來，眞算苦惱，那冷度准考第一，無有與之並肩了，其實不然，你猜東省天氣如何，較比北冰洋，還冷一倍呢？任你把極好的皮襖，穿上兩件，也是不濟於事的，諸君試想這天氣冷的度數如何，不言可知了。因爲我的同學帶我上東省去，住了一年多，所以我把那地方的風俗，一切的新鮮事，都牢記在心，所以今天拿起筆來，就鬧了一大堆，說了一些廢話，若是東省人，看是我這一套，要說我發狂呢？「把我們的短處逕竟直寫出，一點也不忌諱，眞是可恨」。其實我們本校裡，東省人也有好幾位，他也曾說過，「我覺得我們那地方，可稱一個天堂之地了，眞想不到還有比我們那地方高尙幾倍，每日祇是喫着粳米白面，眞是從來沒有享過這個福，」在本人心中，怎樣想不到他說出這話來，眞是他享過了福，不知不覺的，信口倒出來。幾句胡話，立時現出本來面目，俗話說的「天上有天」這話也不虛傳了。這話並不是挖苦他們，說人的短處，這也實有其事，並不誣人，在東省人看着原諒點吧。從此勒住，言歸正傳，話說到了東省東倒西歪的我，混了一年多，自知不是久居之地，左思右想，徬徨再三，又想起開步走的念頭了。

從此一去，逕至上海，逼不得已，就幹了幾年經懺生涯，終日醉生夢死，如同蒼蠅囚在瓶裡東撞西撞，不知苦惱反以爲樂，豈不是太糊塗了嗎？試想我們出家一回，究竟爲的是什麼？豈是馬

馬虎虎這一生就算了局嗎？等與世人快樂一時，混過幾十年的光景，享受這眼前短期的快樂，不管後來怎樣！我們僧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那可與他們爲伍呢？既屬出家之人，入行於三寶之地，爲佛弟子，受了三壇大戒，袈裟披身，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言其價值，無可比倫，言其尊榮，南面稱朕者，亦不及吾之高尚也。爲人天之導師，作大衆之榜樣，受十方之供養，作如來之弟子，試想如何的尊貴，如何的高尚，豈可忽略過去呢？趕快振作精神吧！爲佛弟子，應當荷担如來家業才對，想到這里不禁歎息三百，慚愧非常！愧余不才，數年來竟是南奔北逃，把良好的光陰，抛到三江以外，而今轉回頭來，歲數漸增，學識日劣，說到這裡又不免拍案大哭一場，從今日起，已往者不必追咎，未來者猶可思尋，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找個學堂，死心塌地，學個數十年。至於將來學得如何程度，現時不必過問，只是自已抱的念頭，是正大光明，沒有曲曲灣灣的心，認眞幹下去，因此想找個好地方學個正人，那麼也不辜負初出家的志向呢。

客歲找了一個侶伴，負笈來青，到青後，幸蒙法師慈悲，不以迂拙見棄，得以錄取，不才的我，那時候歡喜非常，可入學堂門了。既是數年未滿的志向，而今日得以成功，可算難遭難遇。於是就用起功來，看書習字，一時一刻都不肯放鬆，眞有發憤忘食之氣概，不分晝夜去讀書，不做他事。就知「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是不行的，未久就懈怠了，孟子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欲速則不達」，就是這種道理。明敎禪師亦說過：「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一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曾郭棠先生亦云：「惟求學步驟，務取循序漸進，持之以恒久，求之以精審，日積月將，得寸進尺，庶不致徒勞而無功也。」蓋以爲學之事猶如「小水長流，則能穿石：」「鐵鍋磨綉鍼，功到自然成」。這都是古來的哲言，可以拿來作我們的模範，然而我的退步，從何說起呢？我之退步，並非逃學不肯用功，是知光陰很可寶貴的，時不待人，日月如梭，我也明白，那麼你究竟因何事故呢？說起這話來，又是很長，姑且從略一點吧：茲因我從前——來入校以前——在外邊時候，就害過幾場病，弄得我的體質就很軟弱，入校以來，晝夜不暇，課程逼身，加之殿堂每日不肯放鬆，因是之故，而身體方面，更見懦弱了：所以稍一用功，那疾病的魔力，立不容緩，馬上就跑到身上纏縛你不得自在，使你無法去用功，因疾病所逼，就到請假休養，所以這良好的光陰，都費掉了，那麼你既因病以致停頓，又怎麼說到「一暴十寒」的話呢？豈不是自相矛盾嗎？不是的，我有我的道理來講，二十四五歲的人，不算小把戲了，不必敎他們時時刻刻管着，況且在外面的人，尤其是自當檢點，事事酌量辦去，那有不完美的道理呢？只因自己沒有絕斷的能力，不知檢點，閉門造車，弄得精神不够應用，身體方面，就要吃虧，久而久之，無形中那病的魔力，就來找你們不容緩，由此看來，我的矻矻孜孜去用功，本想學點東西，誰想到勞而無功，反到害起病來，眞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自今以後，無論如何，要認眞用點心地功夫，只是皮毛上做活計是不行的，學點口頭禪，說的天花亂墜，沒有一點眞實功夫，那豈不等於廢物嗎？就會張開大嘴胡說亂講，彼長此短，張是好人，舉止忠正，待人忠厚，言談不詐不欺，可欽可敬，李是壞人，忤逆不孝，橈弄是非，鬬構兩舌，不忠不厚，可憎可恨；說了一大堆，講了半天，末後還是自讚毀他，這等人有什麼值值呢？我們既是穿上這個彎彎大領，入於佛門爲佛弟子，應當遵守金口所宣之大藏經文，以及種種的戒律，種種遺訓，這些戒律經典，都是受束我們的身心，使之走上光明大道，循規蹈矩，久之那散亂戒心，愚癡心，瞋恚心，貪著心，俱化爲良善心，智慧心，布施心，使那種種的劣境界，無處出現。好傢伙！唐喪光陰，虛棄歲月，不但不知修行，而反做出種種不法的行爲，這豈不是我們出家人中的罪人嗎？抑是出家人的奇辱呢？既是明白人，不當再去做糊塗事，俗話說的「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就是這種道理，若是不明白這套故事，不懂這種道理，犯了這條法，還不算有罪，俗語說不知不怪，即此意也。

自今而後，發迴向心，頂禮十方諸佛像前，虔誠叩禀，發大誓願，直心吐露，消極方面；以懺除自己生前之罪業，以及曩昔所作所爲不正當的事，身三，口四，意三，無量無邊的宿業，今對佛前虔誠懺悔，自今以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伏念生逢末世，人根陋劣，智識稀少，去聖時遙，欲登極樂之級，須憑修持之力，然而不得其門，盲修瞎鍊，終入歧途，寶所之門既不易登，而魔羅之網實必跳入，因此想到志願不牢，時作時輟還算小事，陷入歧途實在可憐，所以說萬丈高樓從地起，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就是這種道理，不要好高騖遠，要脚踏實地，不以困苦爲碍，不以艱難爲煩，唯以當仁不讓，與聖賢竝駕齊馳，當思古人求學之難，如立雪程門，慧可斷臂，求法之誠，可見一斑矣。又如那負薪掛角，囊螢映雪，臥薪嘗膽，這完全都是已往的聖賢，皆是勞苦艱辛出來的，以後成爲大聖大賢，大英雄，大豪傑，聞名於後世，爲千古的標榜，試思我等尚未如此困難，雖非諸般現成，而衣食住三，亦不缺少，若是單去唐喪光陰，而不死心塌地去求佛法者，深可惜也！

今後發迴向心，志求大乘，所謂已往者之不諫，而來者猶可追也。奮圖精神，煅煉身心，決不能疏懈前志，中途而止！勢必抱着向上的宗旨，所言志向者何？就是那「千載不沒，百折不回，堅若金剛，猶如磐石」的堅固志願。試想我們人生在世上數十年的韶光，以有限的光陰，來說無窮的事理。那能够辦得到呢？莊子有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就是這種道理。世間的書籍，何啻千萬，就是毫形壽，再加上雙料聰明，亦難讀完。況且現代的人類智識發達，各種學說樹立，浩若煙海，書籍多到汗牛充棟，而我釋家還有三藏十二部之靈文，試想以短促的時間，拿我們陋劣的智識去學，就是費盡心血，絞腦汁，也難學通，所以這種辦法，就得用選擇力了，然而選擇力有了，還得有堅固志向，若是馬馬虎虎的敷衍了事沒有，果決的能力，那終是不能行的，

所以說志向者，就是成事之大本立業之基礎也。孟子不云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又諺云：「有志者，事竟成」：就是說世間上萬般事情，都有個基礎，而後才能收其結果

以上這是我心中感想到的，把他東扯西拉的寫出來，以作後來之目標，照此行去，庶乎他日不致流入下流爲佛門的敗類，這是我第一的宗旨就在這裡！以下再說說積極方面：他日學得如何程度，應當如何行持，如何報酬佛恩，試陳述其大概：諺語說得千里之程，自一步始，那麼我之志願既立，已經算是正在路上走着啦！可是甚麼時候才能够走到家呢？這也不必去問他。就是日日不歇幹下去，必有走到家那一天，抱着這個宗旨，努力前進，我自思大概不致於錯吧！咳！他人有千言萬語，我有一定之主張，振作精神幹吧，不論十年或廿年學得稍有心得，佛經裡面明白一知半解那時候我就盡自己的能力，勸化一切人，使那一切人都要明白佛教的偉大精神，釋迦牟尼出世的志願，究竟爲的是什麼？說法四十九載，談經三百餘會，又是爲的是什麼？就說他當初處在那太子的地位，住在那皇宮裡，試問他是如何的安樂，如何的自在，出起門來前擁前護，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戴的是什麼？勢力如何之大，地位如何之貴，爲什麼他不享那好福，爲什麼他跑到山裡枯坐、瘦的皮骨連立，莫非是他顚倒了嗎？這是一個大問題。俟至菩提樹下夜睹明星悟道後，各處宣揚教化，莫非是他不知道費力嗎？每日托砵沿門乞食，莫非是他情願樂意嗎？這種種的問題，我研究明白後，決定勸化那不明白佛法的人。至於著書立說，那是辦不到的，沒有那個本領，就是隨力隨分做去而已。再說到行持方面：這是最緊要的，前文已經講過，若是學個口頭禪，光會說而不躬行實踐，沒有一點眞實功夫，就會拿起經本來胡扯幾句，那是無用的，任你講的天花亂墜，也是沒有用處的，到臨死時一樣抓炕席，唉喲哎喲只喊，免不掉下地獄，受大苦惱，試問這豈不是白出家一回嗎？所以行持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戒律。所謂戒者，止惡防非爲意，以最淺近的道理來論，就是受束我們身心的，不令放逸，使之走上光明大道。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上所說：「入佛法海，信爲根本，渡生死河，戒爲船筏。若人出家，不護禁戒，貪著世樂，毀佛戒寶；如是比丘，不名出家。」由此看來，戒是要持的，不可忽略。其次說是報佛恩；這個話頭，還談不到，不過我們既屬出家之人，守着佛制的戒律，種種的規矩法則，依此行去盡心盡力宣揚佛之大法，這也算是報佛恩於萬一了。

以上寫的已有好幾千字了，回首一看，不知所云，簡直是馬唇不對馬嘴，胡扯八拉，東一耙子，西一掃帚，弄了一大堆，也不知道是什麼意，眞是可笑，自思付丙丁，還愛功夫可貴，不肯丟去，再想寄到本社，而編輯主任一看，就要頭痛，立即扔在字紙簍胡同去了，決不能刊出，那麼我寄來豈不是賣五分郵票嗎？看來不如不寄出去吧。恰好那天拿起本佛經來，翻來翻去翻出五分郵票來。不知何日放在這裡，思想半天這郵票也沒有什麼用處，在這時候又想起我那篇牛頭不對馬嘴的文章來了，既是有了這五分郵票何以不把他寄去呢？至於登載與否，那我不管。

焦山觝砥石訟案調查記

正持

焦山爲蘇省會名勝，兀立揚子江中流，梵宇林立，風景優秀，所以在佛教界裏又爲一個有名的清淨道場。共計山上，有十三家小廟，一個大廟——即定慧寺——所以人皆知焦山有一寺十三房，不過現在小庵子孫多半染有嗜好，不守清規，流於俗化，因此各庵負債累累，不時向定慧寺兌借，若兌借不遂，即聯合勾引本山無知份子來對大廟大施攻擊，搗亂胡鬧，無所不用其極：

今春該山大廟住持靜嚴法師，爲便利遊人和維持要塞蘆灘及山上園田起見，故不惜精神犧牲鉅資，特向要塞司令部呈請批允購用普通炸藥，轟取山底碎石，在山後東北角駁一石岸通於小焦山，一則從此可抵江潮急流衝坍山地，二則遊客不用涉水可至小焦山，事屬義舉，詎容破壞？孰料好事多魔，剛剛湊巧，興工未有多時，山後臨江有一多年風雨剝削之觝砥石，因泥土疏鬆，忽傾落江中，事本無關定慧寺，向來以翻雲覆雨掀風作浪爲能事之碧山庵岫奇等，以爲攻擊之機會到矣，隨時勾引山上之犢人徐少康，即徐善青——藉事生端，誣指靜嚴法師炸毀古蹟，出面向定慧寺狂稱要訴諸縣府，破壞古蹟，意想從中索詐，而靜嚴法師經驗充足，態度穩靜，認彼等爲無理取鬧始終置之未理，彼等明知索詐無效，乃自下台，擱置不提，然所欲未遂，毒恨定慧寺之心生矣！

前三月間，因國際形勢緊張，而焦山爲江防要塞，山上別峯庵適與炮位鄰近，司令部認戰事發生，該庵恐遭危險：擬令庵僧遷讓，此不過一種風聲，尚未見於事實，而全山小庵以及劣僧岫奇等以爲索詐之機又至矣，遂集議一致向定慧寺要海門庵爲別峯庵遷居地點——海門庵爲定慧寺保管已有六十年的歷史——否則即出重金與別峯庵另謀去路，當時靜嚴法師認爲伊等如此要挾，顯然爲索詐，爲胡鬧，乃向伊等申說大義，謂「司令部雖有令別峯庵遷讓之意，吾人當以全山名義向司令部代爲要求，維持緩搬，眞到危險時期，再爲搬出，現司令部不過才有此意，吾人即令別峯庵拱手而讓，手忙脚亂，爲之另謀遷居地點，此爲捨本就末之策，非眞維持別峯庵也。而海門庵雖無子孫，但經定慧寺保管，已有六十年的歷史，在法律上已享有所有權，加之現時所居住者皆爲十方年老僧衆，旦夕念佛，清修道業，於事實上，道理上，殊難讓出。」

各庵住持，雖由靜嚴法師以理折服，然終難息心，尤以岫奇憤然正修徐少康等爲最狂妄，認爲無論如何非向定慧寺要出海門庵不可，乃請出若靈之黨羽用盡種種威嚇手段，而靜嚴法師具有膽識，始終態度鎮靜，以和婉言辭一一如理答

辯，結果仍然無法達到目的，彼等於是又限令各庵一致附和，備文呈請司令部要求指定別峯庵還給海門庵，幸司令明達未被伊等朦蔽，且念定慧寺爲十方常住，僧衆繁多，海門庵保管既有悠久歷史，碍難指令讓出，無形中岫奇愼然正修徐少康等又遭失敗，故與定慧寺所結毒恨，又深一層矣。

由上兩種原因，結恨在心，認爲靜嚴法師，態度强硬，勢必欲其軟化不可，故舊案重提，由徐少康等聯名狀訴於縣府，誣告靜嚴法師，炸毀觝砥石古蹟，時靜嚴法師以保存古蹟，義務所在，同時以彼等既認眞作祟搗蛋，爲愼重起見，遂出鉅資，雇工程師用機器力量將該石撈起恢復原狀，并攝影以作未曾炸毀之証據，故縣府開庭傳訊時，法官見影片，砥砥石原形具在無有損毀，認爲所告不實，隨即派員嚴密調查，認是徐少康等藉端索詐，故縣府旋給定慧寺牌示一張，嚴禁徐少康等嗣後不得無故生端藉事滋擾，同時鎭江士紳陸小波嚴惠宇諸先生等，從中調解一再勸靜嚴法師不必與彼等無知之徒相計較，故定慧寺以寬大爲懷，彼等雖屬誣告，然而並未與其辯訴，意在好讓彼等下台，誰知彼等心存索詐所欲未遂仍然不服，又復訴於地方法院，然法院以縣府判決在先，且被告証據確實，庭訊後原吾又遭敗訴。惟徐少康始終不服，正想與岫奇等暗商思計，準備無理向大廟取鬧，適中央要員許炳堃先生寓於定慧寺避暑，同時蘇省通志局主編尹石公先生及濮一乘先生亦避暑於海西庵，此三位先生皆爲佛教徒，對於佛法皆有澈底的研究，并頗關心僧伽教育及名山清淨道場，因閱報章見有定慧寺住持靜嚴炸毀古蹟情事，遂引起對焦山之注意，後經靜嚴法師一再向其說明經過，始知是出於無知之徒，藉事生端，意想從中索詐許尹二老居士，聞說此事，頗謂不然，遂有整理焦山之願心，首先擬驅逐橫人徐少康離山，俾維名勝，豈知無知岫奇等暗中唆使徐少康，公然用蒙溺等侮辱尹老居士，因此案發生，省府要人，多抱公憤，以侮辱大員，防害公務，乃下令通緝徐犯，而徐犯已潛逃無踪矣，乃將徐犯之母及挾嫌岫奇正修二人先後逮捕，拘押一月之久，岫奇被捕後三日，即有熟悉岫奇情事者將其平日不守清規行爲之具載報章，許炳堃陸小波嚴惠宇濮一乘諸先生等見之更爲震怒，因擬狀聯名呈請省府改碧山庵爲十方常住制度，以懲傳子傳孫之惡習，凡與岫奇法派相近者，均不得選爲住持，由省府批準飭縣府會同佛會改選妥僧接充該庵主持，佛教會乃公推焦山佛學院玉泉法師接任，已於八月初三日由縣府派員隨同佛會將岫奇押回辦理移交手續，而潛逃之徐少康亦於斯時被軍警捉獲歸案矣，故焦山一場風波，才算太平歇了。

焦山這次的風波經過，我發現兩位偉大的人，第一是尹石公居士爲整理佛教而遭侮辱，据說居士這次被無賴之徒侮辱以後，並不灰心，認爲只要與佛教有益雖個人受辱，亦甚樂意也，此眞是菩薩的行藏，如此熱心護法的長者，實屬難得仍望尹老居士發廣大心，而整理焦山佛教而整理江蘇全省佛教，乃至進而整理全國的佛教，以尹老居士的聲望和道學，將來決定不難做到，所以尹老居士與中國佛教前途實有莫大關係的啊！

第二是靜嚴法師，我們見到焦山這次風波的經過，對於靜法師有了澈底的認識，即靜法師是始終態度鎮靜，能以尖銳的眼力，認清事情變態的輕重，對於伊等始終以溫柔的手腕，和平的態度來勸化，誠不失佛家慈悲主義，徐少康岫奇等雖無知蠻幹而遭失敗，但定慧寺住持，始終未施毒辣手腕，故對伊等問心無愧，此亦足徵靜法師素有涵養，學術充足，不同伊等無知也。

焦山佛教從此雖漸上軌道，但其中不免龍蛇混雜，希望尹居士及靜法師還要本整理的決心，務必進一步將焦山各庵風紀整理得如定慧寺一樣的一座清淨莊嚴的道場，庶不負佛教名山之稱，希尹老居士靜嚴法師等其速起而圖了！

行脚日記（續完）

通一

八，二六，星期三日。

早晨慧雲法師從南京來，乃與覺民法師慧雲法師通貫師弟同到竹林寺。先是窺諦振華二法師約定：如我一人到竹林，則定享以閑門羹，以補失約來遲之罪，豈知同來的是四個人，他們不好來這末一着了。會面以後，稍爲寒暄幾句，便往頂禮厚公和尚，沒多久，冰子蘭君亦來，在丹墀合攝數影，午後，通貫師弟仍返超岸寺，冰子蘭君也去了。慧雲法師與覺民法師與我同宿竹林寺，記得幾年前慧覺二法師和我都曾長住過這兒，今日重來，都成暫客，奔波勞碌，爲的什末？想來未免啞然失笑。晚，在床上與慧覺二法師互談往事，越談越有精神，大概在一點以後才入了夢鄉。

八，二七，星期四。

今早慧覺二法師往焦山，我去蘇州，承窺法師送往車站。上車之後，無位無坐，一直站到常州，這時同廂有一和尚因下車故，招我往坐，問之，乃高郵放生寺恒法法師，可惜他就要下車，未及暢談，下午兩點到蘇州，乘三點蘇福汽車到木瀆，到了法雲寺，嘿法師到同里主持佛會去了，戒兄雲淨法師在家，雲師同鄉同戒，戒期之後，從未會過，這次相逢，實出意外。晚上，談到法雲寺本身問題，我覺得現在多說也是無用，將來有一分力，做一分事，只要我倆能忠心合作，不負法師期望便是了。雲師頗以此說爲然。在床上我回想民國廿一年曾到法雲寺，住了三天，最後不辭而去，這番自已願意重來，可見自已思想已是變了，無復當年豪氣，還有什末可說？

八，卅，星期日。

今日法師從同里回來了，議定陰曆九月初一至初七爲佛七日期，法師定初七日進關，這是爲了遷就中國佛教會會開的日期才這末做的。下午慧雲法師自上海來信囑往上海暢遊，無事可做，這末辦倒也好，與法師雲戒兄商妥後，即去蘇州，先到定光寺訪文濤和尚問大醒法師行踪，再去瑞蓮庵探視慈舫同學之病，六點，到寄葉庵訪妙岩同學，與妙兄一別四年，他做了幾年當家師，我是一肩破絮，到處奔波，這兩年他的師兄逸溪法師也做了方丈了，細想起來，只有我最苦惱，他勸我明朝往常熟去看看逸溪法師，是的，多年老友，機會難逢，我應該這末做，據他說：道航法師也回江北做當家去了，道師爲我恩人，幾年來通消息，一旦得其行踪所在，倒又無勇氣寫信報告我的的近況了，睡前與妙兄談其徒等覺先覺初離閩院事甚詳。

八，卅一，星期一。

上午十時赴平門乘蘇常公路汽車到常熟，先到三峯寺下院，逸溪和尚適出席縣佛教會，三時，約在某浴室相會，眞巧，與福寺葦乘和尚也到了，因與暢談中國佛教會事，中佛會在現在已成爲少之不可多之無益的東西了，這次能得政府下此決心，澈底改革，中國佛教前途，似有一線希望，只有章程草案上嚴限居士參加佛教會，恐怕居士們未肯甘心放棄罷了，葦逸兩和尚對中國佛教會的觀念狠好，我也希中佛教會能振作起來，作全國僧尼堅久的保障！晚上，宿與福寺下院，睡房後鄰河邊，推窗外望殘月映水，萬籟俱寂，自念此番奔波，到處探視舊友，舊友雖不我棄，自問實屬慚媿，這兒，四年前曾與力兄同來過，從前、現在、那堪一一回想呀！

九，五，星期六。

在三峯寺已住數日，昨天下午三峯寺天王殿圮倒一角，逸和尚憂急萬分，今早乃告遷回蘇州，由蘇州再轉車到上海，先到佛慈藥廠，誰知佛學會已搬往小南門三昧庵，燈霞法師不在，乃乘人力車到虹口西竺庵慧雲法師的住處，西竺庵靜觀闌二主人，一是久已相知，一是久仰盛名，在慧師介紹之下，我們談得非常投機，靜師雅好新文學，體頎而長，架目鏡，是上海灘上的一風雅和尚也。

晚上就想逛馬路，跑書店，可惜毀有精神，閑談中，得知慧師在上海頗安樂，心靈方面尤多快慰，不禁慨然！

九，十，星期四。

平常疑惑自己會有肺病，前天觀靜法師提議到衛生局所辦肺病檢查所去照愛克司光鏡，我非帝高興，今日同去的六人，而檢查者只四人，當醫生寫好診斷書而將要向我宣布的時候，我的心在卜卜地亂跳，活像囚犯站在法官面前等待判決一樣，而且，同受檢查的四個人，只我有，醫生曾用聽筒聽過心臟部份，還好，醫生說我沒有肺病，只是心臟弱點，將來如發生咯血等情，可再去檢查云云。我聽了未免好笑，重來不知何日只求眼前沒有肺病罷了，心臟病雖然也可致死

，這是較慢些的問題，那管得這末許多？晚上，已是上床了，慧師街上歸來，堅邀夜遊江灣，遇吊戰蹟，並順訪其友人于模範村，出來之後，走了一段黑路，同時，電車汽車都沒有了，走了狠遠的路，才搭上了電車，慧師殷殷相告，歸途中，曾無意碰到他所景仰的畫家，慧師行藏，竟是那末可笑！

九，三十，星期三。

從上海重到鎮江又是好多天沒有寫日記了，昨日約好光漢今夜賞月，雖然不大願意去，可是今天是中秋節，那能錯過？不時，偕冰子往訪光漢，豈知光漢已到寶蓋山下大操場去了，我們趕了去，光漢正在席地痛飲，大操場有法國大梧桐樹十餘株，月色，樹聲，人影，燈光，這種種，交組成凄清的色調，想到去年此日，眞有「那堪回首」之概！

光漢的兒子慧慧，我在鎮時尚在襁褓中，這回看見，已是憨態如繪，跳躍如龍，而月下椿梅也依稀如昔，光漢心中快樂，正可知也。

踏月歸來，留沐子在超岸過宿，是晚，竹林守之法師亦適由鄉下到了超岸，可謂巧極！

這日記再寫下去無甚意味，行脚各處，所得印象，擬另寫一文，這日記暫此完了。

代郵

道屏法師：照片忘却未附入前信，容當另寄。稿事如何？

還望告我！

碧峯法師：讀正信編者復滌塵法師信，頗有會心微笑之概！赴×係走何門徑？常年費有着否？殊爲眷念！

慧雲法師：讀竹摩來信，乃知甬遊甚樂，看山如厭，鳥倦知還時，此間甚足一遊。常鬷二老都在江北，有連袂而來可能，君毋遲遲其行也，乞告行踪！

東初法師：專號稿已收到，駁某師擬刊特輯，貴門人甚多，能爲再集數篇可乎？

寂英法師：駁某師文，此間已得數篇，擬發特輯，伏鴉集老子君一文，大有生張飛喝斷灞陵橋風味，强將手下無弱兵，信然！恒足師在此間某山，前信已轉去，吾于前事，無芥蔕心，幸原諒前者之失言！

養波法師：前事以多種關係，暫作罷論。如有大作，乞光篇幅！

—通一—

佛像念珠批發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讚各界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號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海吟集

大庸選

贈通一和尚　慧雲

平生肝胆與君傾，道義黃金有重輕，
我輩才華甘寂寞，人間屠狗自蜚聲，
莫將文事相標榜，敢謂詩瓶畏品評？
秀出天南同一筆，凌雲心緒亂縱橫！

舟中次慧雲和尚見贈原均　通一

久別相逢蓋欲傾，飄然雲水一身輕，
五年聚散眞閑夢，雙管平衡有采聲，
杖錫去來還自笑，文章得失任人評，
中流擊楫吾曹願，負手危欄星斗橫。

次慧雲法師原均送別通一法師　本然

別後三年蓋又傾，却嫌聚散似萍輕，
京江舊境曾如夢？粵嶺宏文有采聲，
拙句漫聯知老悖，高僧續傳有明評，
來朝惜別重臨道，悵望煙煤軌路橫。

國良蘭生將結禍索贈　通一

海外歸來重把袂，恰聞蒂結並頭蓮，
幽蘭自古酧高士，故國于今羨小仙，
百歲齊眉期日月，千山行脚老雲煙，
頭陀已了人間事，自笑隨緣賀比肩。

滬上遇繼融師弟話家事　通一

萬里歸來未到家，只緣前事亂如蔴，
堪憐阿母逢人問，未解吾兒胖否耶？
雙親都已老龍鍾，行脚常從夢裡逢，
一鉢一瓢歸未得，倚閭日日問行蹤。

題通一法師永銘集　梁漢超

未嘗言面已名聞，高抱相逢話絮因，
佛法本無男女相，人情慣作俗僧分，
疏狂自是難容世，磊落誰知不染塵，
我正高眠思慰影，奈何雪爪又留痕！

偕蘊光法師遊白湖杜湖口占　竹摩

明湖一碧蔚藍天，紅蓼白蘆相映妍，
九月江南春未老，綠楊深處共安眠。
玩水遊山興不孤，白湖行盡接杜湖，
萬峯倒插澄潭裡，一副天然不畫圖。

丙子中秋太湖黿頭渚看月　芝峯

車軸轔轔水上舟，湖光蕩漾信依留，
夕陽散綺墮明鏡，同出閒歌一笑酧。
黿頭一葦欣初泊，湖上千峯遠欲招，
四面水天浮几席，蒼波萬頃月輪高。
曹谿去歲弄明月，今夕太湖看月明，
行脚天涯誰得似，山山水水總痴情。
此身合老水雲卿，雨笠烟簑一葦航，
幽興未能盡今夕，月明萬星感蒼茫。

送靈亭長老之蘇　韋晴川

辛苦橫流作渡舟，三年宣法此淹流，
天天花雨飛還死，頑石慚儂未點頭！
行期偏後浙江潮，露滴吳江冶晝橈，
携杖登高饒興否？無邊秋色在金焦。
寶殿芸楣又爾楹，留題處處墨痕新，
如椽巨筆崢嶸甚，豈是稚蕉懷素能。
頻年烽訊起東倭，大地瘡痍涕淚多，
還吼獅音震人海，早將極樂化娑婆。

一月佛教

記者

杭州

西湖靈隱寺爲我國佛教著道場，香火之盛，爲杭州各寺之冠十一月十叁日羅漢堂以香客遺火被焚，損失不貲，中外各報，競載此項消息，並謂被焚之伍佰羅漢像，出自明末清初有名塑手，一旦被焚，爲該無法補償之損失，所幸者尙未波及大殿云云。

上海

中國佛教會定十一月十伍日在上海召開代表大會後，便積極籌開會事宜，該會規定除各省市縣推選代表出席大會外，凡已入中佛會爲會員者亦得有出席代表資格，查中國僧尼達數十萬，已入會者才兩萬餘人，此種特別規定，殊使人不無懷疑之處云。

仰光

振林山轉道佛學園園主寂英法師主編佛敎與佛學月刊，前因遠參法師到南洋一帶宣傳大乘經皆僞大乘非佛說等等怪論，乃于月刊中著論闢之，遠參不甘屈服，乃乞資刊理絲集一二兩冊以還駁之，寂英法師以遠參既出專刊以應戰，亦另出伏鴉集以反駁之，遠參出言荒謬，早爲國內佛學界中人所不齒，今寂英法師小題大做，殆出于哀憐愚頑之旨耶？

蘇州

蘇州木瀆法雲寺住持嘿庵法師于陰曆九月初七日發心閉關書寫華嚴經並由初一日至初七日啓建佛七道場七永日，期中法師本人宣講華嚴文，閉關之日禮請靈岩山妙眞和尙爲之封關，玆將該日妙眞和尙所說法語摘錄于下，「華嚴大法藏，功德實難量，妙義皆具足，世稱經中王。恭維嘿兄大法師稟上乘根，發勇猛志，思煩惱苦，慕禪定樂，欲得深入三昧，圓証諸法實相，因是發心掩關，只如經云：菩薩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老兄於此念念覺知，心心契入，定卜三昧自當成就，從此一行三昧，便得無量三昧，而與善財把肩同行，徧遊法界，然後垂手塵勞，普度衆生，共登覺岸，苟或未然，更依普賢十大願王，而與華藏海衆，同歸極樂，親近彌陀，入不退位則佛果不期圓滿而自圓矣。即今緇素雲集，歡欣敬賀，且道封關一句，畢竟作麼生道，卓杖云：渾身契入彌勒閣，色色塵塵顯眞如。聞當日參加緇素共數百人之多云。

又訊

蘇州靈岩山爲最近新興淨土宗惟一道場，年來因得印光老法師護持，山中建築煥然一新，近新建大殿，佛像仿藏式，極爲雄偉，住衆過午不食，僅食豆漿一盂，不出門應酬佛事，而只在寺內爲信施啓建佛七，聞每年佛七進項頗爲不貲，足助山中日用開支云。

厦門

從上海立報首倡以一日所得貢獻國家以來，各地紛紛响應，閩南佛學院有鑒於此，以忝屬國民，愛國當然不敢後人，乃由學僧發起，响應貢獻運動，全院師生，踴躍輸將，共籌得法幣二十元零八角，於十月十日共中國銀行，轉厦門貢獻運動委員會，頗爲社會人士注意云。

編者的話

編者

看完這次的校樣，心里很多感觸，出完了這一期，人海燈三字在中國佛教近史上可說有了三年的歷史了，許多人疑惑他是「現代僧伽」的化身，避之唯恐不遠，在某幾處佛學機關里，牠還遭受着從前「現代僧伽」的命運，同時，在某幾處大叢林處，牠却成爲一班住衆的良友，從這，可看出中國佛教新舊遞變的階段，一方面替掛羊頭賣狗肉辦學的大座法師們可憐，另一方面覺得一般佛徒覺悟爲可喜，相信我們三年來的努力已經有了收獲，雖然那是很渺小的。

辦佛教刊物的困難眞多，有人肯發心還要財力，這兩者具是了，還要肯發心的人能堅忍耐勞，否則仍是無濟於事。初期人海燈編發兩方面都有人幫忙，移港以後，只得淡白居士一人幫助，現在，淡白居士因爲自己所担任的事務太多，已不能爲本刊做固定的事，一切事務似非我唱獨脚戲不可，這末做，我决不會喊苦，我也不怕事務的瑣碎，不過，到底一人精力有限，容有疏忽之處，這要望讀者原諒的！

本年第一期，曾出二週年紀念號，現在這一年，中國佛教發生事故雖多，而我覺得再沒有出那種專號的必要，現已收到專稿數篇，另有幾篇特約稿件沒有寄到，如趕得及，下期即出佛教文學專號，一面紀念本刊復刊三週年之辛苦，一面献給讀者當做賀年禮物，這里面有幾篇特別精彩的的稿子，實可算是近數年未嘗多覯的精銳之作，目錄繁多，不能詳載，請大家耐候着吧？

本期所刊各篇，有幾篇頗足引起諍論，我的兩篇社言，雖是論評兩件事，而同是關于居士的，平心而論，不管僧伽居士，不依佛制，胡亂作爲，我們理應糾正他，愛聽與否不管，各盡其責而已。譬如本港除××佛學社此種大放三寶的居士以外，另有極少數的居士走上鍾黃路線去了，借佛歛財，以肥個已，在國家法律上是詐欺罪，在佛法上說應墮阿鼻地獄，佛法不幸，在僧伽中已有獅子蟲，豈知更來了一批臭烏蠅，洗心革面，來日可追，尚望這類烏蠅好自懺悔也！

歐陽居士致陳立夫先生一信，已引起全國佛教徒之注意，歐陽居士爲僧徒參加國選事已出有有單行冊，本期伊陀君一文，未嘗不言之有理，我以爲抱一經一論以作是非之証據者都是不對，因爲佛所說法，因時因機各各不同，你引此經以圓其說，我引彼經也未嘗沒有理由，以根本教理言，佛教不應參加國選，然而印度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遺規到了中國又是怎樣？政府只知依據國情而要和尚參加軍訓，要和尚做一切社會事業，今日和尚居關若行頭陀已爲國家所不許，參加國選，亦爲消極的自衛，中國和尚所受的痛苦歐居士未親歷過，這也難怪！

焦山訟案雖息，接着又是常州天寧僧人被逮，做今日之和尚豈易事哉？所望者唯我僧伽自力自救，幸勿作依人過活之想以致誤了大事，同袍們，請記好了這句話！

人海燈

第三卷 第十二期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THE YAN HOI DANG
(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半年	六冊	六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本刊第三卷合訂本發售啓事

本刊自創刊月刊以來，內容較前充實，而篇幅亦較前增加半倍，讀者一年告終，特裝釘第三卷全年合釘本一百冊，封面用最上等封皮紙印，售完爲止，欲購從速。優待新舊訂戶，每冊減售大洋八角，如非訂戶，每冊一元，郵費奉贈。存書無多，後到者只得璧還原款，特此預白。

佛教三雜誌聯合特價定閱

特價至廿六年　月底截止!!!

（一）淨土宗月刊　全年十二冊　定價五角

本刊專以弘揚淨土勸人念佛爲宗旨，關於淨土宗教史及教義與念佛法門，均有廣博詳明之闡述。出版已滿兩年。現自第二十五期起，遷淮陰覺津寺發行，凡修淨業之諸上善人，宜各人手一冊。

（二）佛教月報　全年十冊　定價五角

本報注意通俗佛教之宣揚，接引初機，由淺入深，由信起解，實行修證，內容事理雙彰，譯著并收。理已出至第八期，發行處在天津法租界佛經流通處。

（三）覺津雜志　全年十冊　定價五角

本志爲覺津寺一寺之雜志，執筆者爲一寺之教職師與學僧。內容有論說，批評，講演，研究，教育，規制，習作等類，尤其注重僧教育之實驗理論與報告。第一期於十一月刊行，印刷裝訂非常古雅。

茲爲歡迎全國佛教徒，站在同一弘法利生之立場，共宣法化，特訂聯合預定辦法，凡同定以上三種雜志者，三份全年收國幣一元二角。如已預定一種者，續定其餘兩種，收國幣八角。如已定兩本，再補定一種者，祇收四角。國外香港郵費另加。

預定處　江蘇淮陰覺津寺淨土宗月刊社
天津法租界四號路佛教月報社

厦門湧蓮精舍監選名香特製佛珠名香出售

本市湧蓮精舍主人，特製上品美術各種念珠，珠頭製有極莊嚴佛菩薩聖像，并加工特造當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淨宗導師印光老法師，律宗泰斗弘一法師各位道影，珍貴精巧，迥異平常，訂價低廉，郵購便利，凡國內外信仰三寶，及皈依諸法師者，應速踴躍惠請，以便爲永久修養紀念。本精舍又監選名香數種，類分西藏名香，天竺旃檀香，戒定眞香，功能：——

遠濁去腥，　莊嚴佛土；
通神開穢，　淨化人羣！

燃點一枝，如入香積如來的衆香世界，是爲供佛齋神之上品也。每大盒大洋一元五角，中盒大洋一元小盒大洋五角。遠地函購即寄。

總發行：厦門大同路新合美鋼鐵行

分銷處
- 上海大路商場二樓中國國貨公司
- 鎮江焦山佛學院
- 湖北沙市四衆佛學研究社
- 四川萬縣佛海燈駐川辦事處